

居住交通

与现在建筑相比，中国古代建筑从审美角度来看，无与伦比，古人的细腻和专致完美地结合在建筑上，无论是台亭、楼阁还是苑囿、寺观无不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想象力。书中全面介绍了古代人们生活中的建筑样式，对各类建筑的架构、格局以及讲究都作了详细描绘，其中还间杂流变的历史和掌故；在交通方面，道路、桥梁、乘骑等也有考证，并对西方现代交通工具传入中国的情况作了分析。可以说是比较全面精炼地阐述中国居住交通史的精辟之作。



居住交通

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ATION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居住交通

杨荫深 编著

事物掌故丛谈

中国民俗和文学史专家杨荫深先生代表作。全套书分为“岁时令节”、“神仙鬼怪”、“衣冠服饰”、“饮料食品”、“居住交通”、“器用杂物”、“游戏娱乐”、“谷蔬瓜果”、“花草竹木”等九大类，探究了日常生活中五百多种事物的最初来源及其历史演变，囊括古今中外众多的典故常识，基本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追本溯源是“事物掌故丛谈”的最大特色，日常生活中那些人们熟知的事物起源于何时，又经过了怎样的变化成为现今的形态。作者引经据典、信手拈来，这种追溯是以考证典籍的记载为基础撰写而成的。自称有“历史癖”的杨荫深先生遍览群书，通过精心梳理、严谨考证，将各类事物与掌故一一对应，令人豁然开朗、耳目一新。全套书杂以趣闻传说、轶事传奇，内容丰富充实、妙趣横生，是一部关于民俗文化、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。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

杨荫深

杨荫深（1908—1989）

原名杨德恩，字泽夫，浙江鄞县人（今宁波市鄞州区）。中国古典文学史家、民俗学家。上海市第二至第六届政协委员。曾任中国俗文学学会顾问、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、顾问，上海辞书学会理事。历任商务印书馆、上海辞书出版社编审，《辞海》编委等职。主要著作有《先秦文学大纲》、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、《中国学术家列传》、《五代文学》、《隋唐五代文学编年长编》、《中国古代游艺研究》、《古今小说来源考》、《中国民间文学概说》、《中国俗文学概论》等。

居住交通

居住交通

ACCOMMODATION AND TRANSPORTATION



上架建议：民俗文化

ISBN 978-7-5326-4130-7



定价：26.00元

www.cishu.com.cn

易文网：www.ewen.cc

谈丛

居住交通

杨荫深 编著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居住交通 / 杨荫深编著. —上海: 上海辞书出版社, 2014.5
(事物掌故丛谈)

ISBN 978-7-5326-4130-7

I. ①居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民居—古建筑—介绍—中国 ②交通运输史—介绍—中国—古代 IV. ①TU241.5
②F51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3975号

事物掌故丛谈

居住交通

杨荫深 编著

责任编辑 / 朱志凌 杨丽萍 装帧设计 / 姜明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辞书出版社出版

200040 上海市陕西北路457号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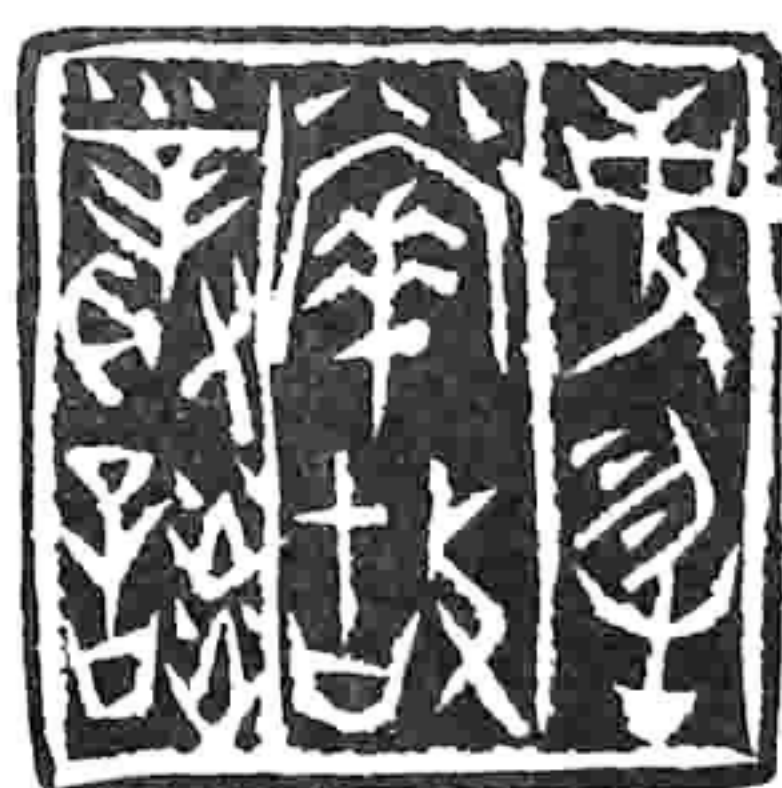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10 字数 100 000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6-4130-7/K·951

定价: 26.00元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226111





编著 杨荫深
题签 邓 明
篆刻 潘方尔
绘画 赵澄襄
索引 秦振庭
杨忠煌

英译 秦 悦
日译 黄 晨

责任编辑 朱志凌
杨丽萍

装帧设计 姜 明
明 婕

引言

居住交通与衣服饮食，同为吾人日常生活之最关切要者。居住如宫室，交通如舟车，在昔上下异制，中外不一。正史中如《礼志·舆服志》之类，所载关于那两方面的事，至繁且夥。然今昔不同，旧制多已不适用于现在，而现在的居住交通事业，日新月异，更不能与旧制相提而并论。不过本书以日常事物为主旨，以专谈掌故为目的，所以事物虽取于现今，而所说却不能不牵涉于前代。寻本溯源，所以明其由来的究竟，虽古今多有不合，要亦可知其变革的地方。至于现今新兴事业，亦约略谈及，惟只能详其起始，不复叙及现况，这因为掌故只能注意于过去，自不必再谈现今的情状。何况此类书籍，坊间所出版的已多，也无庸我们再复述了。

最后，著者虽爱谈掌故，然平素对于这两方面，殊少涉猎，匆促间搜集这些资料，弥觉艰苦。必定还有许多好的资料，为耳目所未及，尤其是关于新创方面，简略殊甚。蒙倘读者指教，以便改正，不胜企感！

目 录

CONTENTS

目次

一 宅舍	1	九 门户	54
Residence 舍宅		Doors 門、戸	
二 堂室	8	一〇 窗牖	60
Hall rooms 堂、室		Windows 窓	
三 斋轩	14	一一 旅寓	66
Studies 齋、軒		Inns and hostels 旅寓	
四 楼阁	19	一二 寺观	70
Pavilions 樓閣		Temples 寺院、道觀	
五 台亭	31	一三 道路	78
Kiosks 台、亭		Roads 道路	
六 园囿	37	一四 桥梁	86
Gardens 園		Bridges 橋	
七 厨灶	42	一五 车轮	91
Kitchen and stove 厨、かまど		Wheels 車輪	
八 溷厕	46	一六 輿轿	106
Toilets 廁		Sedan chairs 輿、籠籠	

一七 乘骑 113

Carriages
騎乘

一八 舟楫 118

Boats and ships
舟楫

一九 邮电 131

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
郵便・電話

二〇 航空 140

Aviation
航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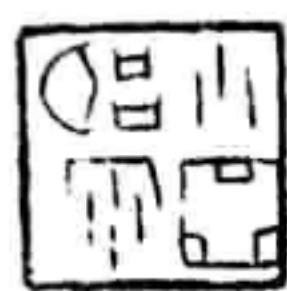
附录 144

Appendix
付録

一
宅舍

Residence

舍宅



小窗听雨

普通民间所住的房屋，称为住宅或住舍。按：宅舍者，《说文》云：“宅所托也，市居曰舍。”则宅为总称，舍专指市居。至其用意，《释名》以为：“宅，择也，择吉处而营之也。舍于中舍息也。”又或称“第”，据晋周处《风土记》云：“宅亦曰第，言有甲乙之次第也；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。”《魏王奏事》又云：“爵虽列侯，食邑不满万户，不得作第；其舍在里中，皆不称第。”则第较宅为上级，非一般住宅所可通称的。所以《汉书·高帝纪》有“为列侯者赐大第”，司马相如《喻巴蜀檄》有“位为通侯，居列东第”，非身居高官的，其宅不得称第，可是现在当然无此分别，称宅称第都可以了。

此外又有称为“庐”的。按：《说文》：“庐，寄也，秋冬去，春夏居。”《诗》：“中田有庐。”笺云：“中田，田中也，农人作庐焉，以便田事。”则庐实为一种临时住所，称住宅实不相宜。然后世亦作为屋舍解释，所以《玉篇》即解“屋舍”，《集韵》以为“粗屋总名”，到了现在，虽非粗屋，也有称为庐的。此外又有称“别墅”或“别

业”的，那原是由于正宅之外，别筑为游息之所，晋宋时已有此风，如《晋书·谢安传》云：“与幼度围棋赌别墅。”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云：“移籍会稽，修营别业。”惟如现今上海多称住宅为“公馆”，则与古时公馆实不相称。按：《礼·曾子问》云：“公馆复，私馆不复。”注：“公馆若今县官舍也。”疏：“谓公家所造之馆，及公之所使为命停舍之处。”盖馆本为客舍之意，犹今的旅馆，公则为公家所造而已，决非私人的住宅可言。其私人的住宅，按：《礼》应称为**私馆**，现在竟称为公馆，可谓适得其反了。

依照中国古时的传说，始制房屋的是有巢氏，如《韩非子·五蠹篇》云：

上古之世，人民少而禽兽众，人民不胜禽兽虫蛇，有圣人作，构木为巢，以避群害，而民悦之，使王天下，号曰有巢氏。

这有巢氏当然是后世想象中的一个人物，有无是不得而知的。既称“构木为巢”，可知建筑还很简单，正像现在鸟巢一样。又据宋罗泌《路史》所载，那有巢氏还有两个：

昔在上世，人固多难，有圣人者，教之巢居，冬则营窟，夏则居橧，号曰有巢氏。木处颠，风生燥，颠伤燥夭，于是有圣人焉，教之编槿而庐，缉藩而扉，埤涂茨翳，以违其高卑之患，而违风雨以其革有巢之化，故亦号有巢氏。

但据宋刘恕《通鉴前编》云：“伏羲命大庭为居龙氏，治屋庐。”似有巢氏之后，又有大庭改革而为屋庐。然此种传说，总是年代渺远，难以使人置信，倒不如《易·系辞》所云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”较为妥当一些，因为这个初创造者，我们的确只能混称之为圣人，而不能指定那圣人究是谁氏的。

一间住宅，其东南西北四角与中央，在古时都有名称，如《尔雅》云：“宫谓之室，室谓之宫。西南隅谓之奥，西北隅谓之屋漏，东北隅谓之宦，东南隅谓之窔。”据《释名》的解释是这样的：

宫，穹也，屋见于垣上穹隆然也。室，实也，人物实满其中也。室中西南隅曰奥，不见户明所在秘奥也。西北隅曰屋漏，礼每有亲死者，辄撤屋之西北隅薪，以爨灶煮沐，供诸丧用，时若值雨则漏，遂以名之也。必取是隅者，礼既祭改设饌于西北隅，令撤毁之，示不复用也。东南隅曰窔，窔，幽也，亦取幽冥也。东北隅曰宦，宦，养也，东北阳气始出布养物也。中央曰中霤，古者寝穴，后室之，霤当今之栋下，直室之中，古者霤下之处也。

按：古时宫室不分尊卑，《尔雅疏》云：“古者贵贱所居，皆得称宫，至秦汉以来，乃定为至尊所居之称。”盖宫乃外视之形，室则从内部而说也。

自古以来，住宅的富丽或简陋，当然不用说得，这里只说其特制而罕闻的，如《魏略》所云：

焦先字孝然，自作一瓜牛庐，净扫其中，营木为床，布草蓐其上。至天寒时，构火以自炙，呻吟独语。其后野火烧其庐，先因露寝，遭冬雪大至，先祖卧不移，人莫能审其意。

这瓜牛庐据裴松之案，以为“瓜当作蜗，蜗牛，螺虫之有角者也。先作圜舍，形如蜗牛蔽，故谓之蜗牛庐”。这种圆形的房子，在现代倒还未见的。今人虽亦有题其居为“蜗庐”者，但只是题称，实际却并不像蜗牛的。此外如元陆友仁《研北杂志》云：“毕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轩，凡所服皆用上古圻中之物。”这种以生居比死圻，也是想入非非的。

二

堂室

Hall rooms

堂、室

居住交通

普通第宅之中，分正中一间为堂，堂后或两旁则为室。《释名》所谓：“堂犹堂堂，高显貌也。”又云：“古者为堂，自半以前虚之谓堂，自半以后实之谓室。堂者当也，谓当正向阳之屋。”《说文》又以为“堂，殿也”，盖堂实如宫中的殿，自宫专属于至尊所居的名称以后，殿也升格而非普通第宅中所应有，惟寺观中则仍有殿名。

堂也有称为厅的，按：厅原为官署听事之所，字本作聽，后加广作廳。而官署的厅，原也称堂，因此厅堂时相连称。如宋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云：

淳化甲午，李顺乱蜀，张乖崖镇之。伪蜀僭侈，其官室规模，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为之。公至则尽损之，如列郡之式。郡有西楼，楼前有堂，堂之屏乃黄筌画双鹤花竹怪石，名曰双鹤厅。南壁有黄氏画湖滩山水双鹭。二画妙格，冠于两川。贼锋既平，公自壤壁，尽置其画为一堂，因名曰画厅。

这就是以堂为厅的明证，可知厅与堂一而二，又二而一的。

厅堂普通就如《释名》所云是虚空着的，但古时亦作为讲学之处，不过别称为讲堂，从前学校称为学堂，也就是讲堂改变而来的。

堂本来是宅中的一间，但后来因堂的著名，便称全宅都为堂了，如宋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云：

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，壮丽为淮南第一。堂据蜀冈，下临江南数百里，真、润、金陵三州，隐若可见。公每暑时，辄凌晨携客往游，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，以画盆分插百许盆，与客相间。遇酒行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，以次摘其叶，尽处则饮酒。往往侵夜，载月而归。

此平山堂本是宅中一堂名,现在却代表一宅了。

古来的堂名,大约不外取义与取景两种,取义如宋韩琦所作的昼锦堂,即取富贵归故乡,如衣锦昼行之意。又如宋王旦所作的三槐堂,即取堂前植有三槐的原故。此外如欧阳修的非非堂,刘羲仲的是是堂,均取《荀子》所谓“是是非非谓之智者”之意,都是看似奇特,而含义却深。惟也有例外的,如宋萧太山的堂堂堂。据《稗史》云:

江西古喻萧太山,好奇之士也,名其堂曰堂堂,亭曰亭亭亭。陈持节某提举江西日,萧延饮,遍历亭馆,次观其扁至洞,公因戏之曰:「此何不名曰洞洞洞。」萧为不怪。

是种堂名，可谓想入非非者了，古今殆无第二个可以找的。

又古时总称堂室亦谓之寝，所以《广雅》云：“寝，堂室也。”如《周礼·天官》：“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。”注云：“六寝者，路寝一，小寝五。《玉藻》曰：朝辨色始入，君日出而视朝，退适路寝听政，使人视大夫。丈夫退，然后适小寝释服。是路寝以治事，小寝以时燕息焉。”按：路之为义大也，大寝就如后世的堂，亦谓之正寝，小寝就如后世的室，亦谓之内寝。清黄以周《礼书通故》，曾考定古之寝制甚备，大略说古寝犹今五架五间之厅，中三间前后分隔为二，前为堂，后为室。两边间前后分隔为三，前为东堂西堂，其后为夹（犹今称弄），又其后为房。东房北向无墙，亦谓之北堂。又古时如《礼记·内则》所说：“男子居外，女子居内。”后世称妻为内人，即本于此。又以内为室，亦称室人。所以今时丧家讣文，犹称男为寿终正寝，女为寿终内寝，正是古时男居外女居内之意，正寝指堂，内寝指室。其实在现今早无此种

分别,也足见中国人喜咬文嚼字的地方。

又古时宫殿中往往有**|温室凉室|**之设,温室诚如《三辅黄图》所说:“温室在未央宫殿北,武帝建,冬处之温暖也。”大约到汉武帝时才有的,这室里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取温暖呢?据《西京杂记》云:“温室以椒涂壁,被之文绣,香桂为柱,设火齐屏风,鸿羽帐,规地以罽宾毼毼。”但这些只是装饰上觉得暖和一些,实际上都不如现今用蒸气来得温暖了。凉室也见于汉时,但不知用何方法以取凉,现今则有冷气,也非古人所能想象得到的。

此外现在称室的华丽,往往形容为“金迷纸醉”,这倒是古所已然。宋陶穀《清异录》云:“痾医孟斧治宅,法度奇雅。有小室,窗牖焕明,器皆金纸,光莹四射,金彩夺目。所亲见之,归语人曰:此室暂憩,令人金迷纸醉。”然则据此说来,其实并非是说室的华丽,只是形容器物的过分光彩而已。

三

斋 轩

Studies

斋、轩

居住交通

于厅堂之旁，另辟小室，以为读书养心之居通常就叫做斋。斋的意义，正如《说文》所云：“斋，洁也。”又谓：“夫闲居平心，以养心虑，若于此而斋戒也，故曰斋。”的确斋是含有斋戒之意的，所以它的名称，总不外乎关于修养方面，如王安石所作的《君子斋记》，杨时所作的《求仁斋记》，朱熹的《克斋记》，陆九渊的《敬斋记》。这种君子、求仁、克、敬等等，都是使人知所警惕，像斋戒的一样。

斋通常又多为读书的地方，故古时书室往往亦称为书斋。何以书室亦得称斋呢？明人《识馀纂》里有一篇很好的说明，他说：

书室多名曰斋，何也？子與氏之言曰：「孳孳为善者舜之徒，孳孳为利者蹠之徒。」然人鸡鸣而起，出门惘惘，富贵之子必思长保富贵，贫贱之夫必求幸免贫贱，又饥寒之患迫于肌肤，妻子之计交于家室，其所之者，不在于朝则于市，势不得不去善而趋利。果有半亩之宫，环堵之室，花卉扶疏，笔墨济楚，兀坐其中，自不觉心地俱净。其人不必有格致诚正之功，不必有修齐治平之业，且不必有师傅，不必有友授，自能不入于利之一途。利与善间不容发，不入于利即入于

善矣。是何也？为善止一心，而为利之心有什百千万，且至不可穷诘。举什百千万之利心，而消归何有，非置身斋中不能也。《中庸》朱注云：「斋之为言齐也，所以齐不齐而致其斋也。」即以注斋明之斋者，而注斋舍之斋，亦无不可。

这不但解释书斋，一切的斋的意义，都被他说尽了。

斋虽在《说文》里已有斋舍的说明，但汉人对于这种读书养心的书室，似还不多称斋，至晋以后，斋称始多。如《晋书·桓冲传》云：“冲子嗣少有清誉，为江州刺史，莅事简约，修所住斋。”又同书《刘毅传》云：“初桓玄于南州起斋，悉画盘龙，号为盘龙斋。”

但斋的初意虽为养心读书，到后来也未见得都是作为如此场所的，如《南史·羊侃传》云：

侃性豪侈，初起衡州，于两艘舫起三间通梁水斋，饰以珠玉，加之锦纈，盛设帷屏，列女乐，乘潮解缆，临波置酒，缘塘傍水，观者填咽。

这虽说是船上的水斋，但陈列女乐，终失斋的原意罢！真正的斋居生活，的确要像宋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所载：

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，治第衢州，临大溪。其旁不远数步，有山麓屹然而起，即作别馆其上，名高斋。既归，惟居此馆，不复与家人相接，但子弟晨昏时至，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。早不茹葷，以一净人治膳于外。老兵供扫除之役，事已即去，唯一净人执事其旁。暮以一风炉置大铁汤瓶，可贮斗水，及列盥漱之具亦去。公燕坐至初夜就寝。鸡鸣，净人治佛室香火，三击磬，公乃起，自以瓶水颔面，趋佛堂。暮冬尚能日礼百拜，诵经至辰时。

那才是名符其实的，可是能做到这样的一定很少，大家称室称斋，无非取其高雅而已。

与斋同样而不如斋含有严肃意味的,则为轩。轩斋其实都是燕休之所,所以欧阳修作《东斋记》说:“官署之东,有阁以燕休,名曰东斋。”苏辙作《东轩记》说:“辟听事堂之东为轩,以为宴休之所。”则斋轩实不可分,其可分者斋的名称总是较严肃的,而轩则不然。如苏辙作过《待月轩记》,黄庭坚有《题也足轩》,杨万里有《此君轩赋》,也足、此君,都指的是竹,盖其轩旁均种以竹,故以名轩。可知轩名甚少含意,大多按景而生。

考轩原为车的前檐,故其字从车。后则屋檐下亦谓之轩,明张自烈《正字通》所谓:“檐宇之末曰轩,取车象也。殿堂前檐特起,曲椽无中梁者,亦曰轩。”所以轩实为一种廊屋。最初只有“临轩”之语,如《汉书·史丹传》云:“元帝留好音乐,自临轩槛,上镌铜丸以摘鼓。”此轩槛实为栏杆,并非是室。至唐时始渐以室名轩,如柳宗元有《西轩记》,戴叔伦有《南轩诗》。宋以后则渐盛行,但较之于斋,似还略逊一筹的。

四

楼阁

Pavilions

楼阁

楼,《尔雅》云:“陼而修曲曰楼。”疏以为:“凡台上有屋陼长而屈曲者曰楼。”所以《说文》解作:“楼,重屋也。”但何以称重屋为楼,则《释名》以为:“楼谓牖户之间有射孔,楼楼然也。”

楼在最初一定不会有,愈后则愈有高楼,《春秋纬》说:“黄帝坐扈楼,凤皇衔书其中,得五始之文。”这当然不足置信。《吴越春秋》说:“范蠡观天文,拟法于紫宫,筑作小城,西北立龙飞凤翼之楼,以象天门。”大约那时才有楼了。

中国旧时的楼普通只有一重,二三重的便很少见,但也未始没有,如《金陵地记》载“吴嘉禾元年,于桂林苑落星山起三重楼,名曰落星楼”;又宋刘义庆《幽明录》云:“邺城凤阳门五层楼,去地二十丈,长四十丈,广二十丈,安金凤凰二头于上。”又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云:“白矾楼后改为丰乐楼,宣和间更修,三层相高,五层相向,各有飞桥栏槛。”这固然是王者所建,所以能高至三层五层,但民间也有三层楼的,如《梁书·陶弘

景传》云：

弘景永元初更筑
三层楼，弘景处其
上，弟子居其中，宾
客至其下，与物遂
绝，唯一家僮得侍
其旁。

不过这因为陶弘景是一个信道的人，所以特别高居如此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所谓“仙人好楼居”，陶氏的用意正在于此罢！至于历代著名的楼，则隋炀帝有迷楼，今小说有《迷楼记》，即记其事，略云：

项昇能构宫室，经岁而成，千门
万牖，工巧之极，自古无有。人
误入者，虽终日不能出。炀帝幸
之，大喜，顾左右曰：「使真仙
游其中，亦当自迷也，可目之曰
迷楼。」

可是究竟如何工巧得迷人，记未详载，不得而知。其次以绮丽著称者则有燕子楼，据《全唐诗话》云：

白乐天有《和燕子楼》诗，其序云：「徐州张尚书有爱妓盼盼，善歌舞，雅多风态。为校书郎时，游淮泗间，张尚书宴予，酒酣，出盼盼以佐欢。予因赠诗，落句云：『醉娇胜不得，风袅牡丹花。』」一欢而去，尔后绝不复知，兹一纪矣。昨日司勋员外郎张仲素绘之访余，因吟诗，有《燕子楼》诗三首，辞甚婉丽。诘其由，乃盼盼所作也。绘之从事武宁军累年，颇知盼盼始末，云：「张尚书既殁，彭城有张氏旧第，中有小楼名燕子。盼盼念旧爱而不嫁，居是楼十余年，于今尚在。」盼盼诗云：「楼上残灯伴晓霜，独眠人起合欢床。相思一夜情多少，地角天涯不是长。」又云：「北邙松柏锁愁烟，燕子楼人思悄然。自埋剑履歌尘散，红袖香销一十年。」又云：「适看鸿雁岳阳回，又睹玄禽逼社来。瑶瑟玉箫无意绪，任从蛛网任从灰。」余尝爱其新作，乃和之云：「满窗明月满帘霜，被冷灯残拂卧床。燕子楼中寒月夜，秋来只为一入长。」又云：「钿带罗衫色似烟，几回欲起即潸然。自从不舞《霓裳曲》，叠在空箱十二年。」又云：「今春有客洛阳回，曾到尚书墓上来。见说白杨堪作柱，争教红粉不成灰？」又赠之绝句云：「黄金不惜买蛾眉，拣得如花四五枝。歌舞教成心力尽，一朝身去不相随。」后仲素以余诗示盼盼，乃反覆读之，泣曰：「自公薨背，妾非不能

死，恐百载之后，以我公重色，有从死之妾，是玷我公清范也，所以偷生耳。」乃和白公诗云：「自守空楼敛恨眉，形同春后牡丹枝。舍人不会人深意，讶道泉台不去随。」盼盼得诗后，怏怏旬日，不食而卒。

按：张尚书即张建封。燕子楼虽小，却因盼盼而羡传于世了。

与楼相似的还有阁，阁虽未必有楼，但有楼居多，所以楼阁常常并称。按：阁原为搁板之意，如《礼记·内则》云：“大夫七十而有阁。”注：“有，秩膳也；阁，以板为之，度食物也。”今以阁为楼阁，乃以阁板为搁板了。

阁据《春秋纬》亦云：“黄帝坐于扈阁，凤皇衔书致帝前，得五始之文。”同样是不可信的。《吴地记》说：“吴王于宫中作馆娃阁，铜沟玉槛，其楹槛皆以珠玉饰之。”这或谓有阁之始。但此恐为传说而已，当时是否真有其阁，实一疑问。按：阁的由来，诚如明人《识馀纂》所云：

人居居室，自门而庭，自堂而室，基址必取宽，体势必取整，考工自有制度，大略如此。或在宅中隙地，必为之艺花蒔竹，垒石疏沼。又于隙地之据胜者，则构重阁，以为宾朋游息之所，樊川赋所云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」者此也。有角落之义，故名曰阁。又人居止，门户为出入往来之路，堂为宾客会集之所。又有正室，有燕室，饮食作息，于是乎在。其有服物器皿，非日用所需；或重器奇玩，恐招慢藏诲盗之讥，则必于曲房邃室中，构小阁架重屋以外之。或什袭，或封緘，非时非地，不出示人，是阁又有庋置之义也。

的确，阁的本来是度物用的，后来改为室名，于是其用处也无非为度藏什物，所以古来藏书之处，多称为阁，原有那种用意存乎其间的，如《三辅黄图》云：“石渠阁，萧何造，其下砮石为渠以导水，若今御沟，因为阁名。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。至于成帝，又于此藏秘书焉。”又云：“天禄阁，藏典籍之所。”此种阁皆有楼，所以《汉书·扬雄传》云：“雄校书天禄阁，使者来欲收雄，雄恐不免，乃从阁上自投下，几死。”否则如无楼的话，雄何必从上投下呢？其后阁则未必专为度藏之所，而一变与殿相似，阁亦有长官，称之为阁臣，又尊之为阁老，明时阁老即为宰相，清时亦然。但据明张自烈《正字通》，此阁本作閤，后乃互称为阁。他列证诸家之说云：

毛晃曰：「唐制天子日御前殿见群臣，日常参；朔望荐食陵寝，有思慕之感，不临前殿，则御便殿见群臣，谓之入閤。前殿即宣政殿，便殿即紫宸殿。立仗必于前殿，唤仗则自东西閤入，故曰入閤。又门下省以黄涂门。」

谓之黄閤，长官曰閤老。今俗通呼小室曰閤子。」《韵会》引《公孙弘传》「开东閤延贤」，师古曰：「閤者小门，东向开之，避当庭门而引宾客，以别掾史官属。」明周圻《名义考》曰：「閤为度閤之閤，《礼记·内则》：天子之閤，汉天禄之閤，皆谓重屋也。閤为闺閤之閤，《文翁传》：闺閤，公孙弘东閤，皆谓门也。《唐志》：中书舍人以久次者一人为閤老，制本省杂事。今辅臣延登曰入閤，称谓曰閤老，名虽同而义则异。」此古今诸家分閤与阁为二者也。

盖閤据《说文》为“門旁户”，犹今称边门。大臣入宫内办事，称为入閤，后则宫内确有其阁，而亦入閤办事，于是入閤就无异入阁，阁之范围也就广了，小门也就变为小室。所以闺閤本是小门，如《汉书·文翁传》云“教令出入闺閤”，师古注云：“闺閤，内中小门也。”闺亦为门，《说文》所谓“特立之户，上圜下方有似圭”，盖似圭形的小门。《玉篇》即解为“宫中门小者为闺”。后世遂称内室为闺閤，而閤亦改为阁，且专指女人所居之处。其实古时何尝专指为女人的住处呢？此在唐时犹然，如杜甫《赠李白诗》云：“李侯金闺彦，脱身事幽讨。”此金闺正指宫内，哪里是女子的闺房？宋以后大约就专属于女子方面了，所以现在称闺就与女人有关，若指为男子，人皆以为笑谈的。

说起宫中建阁，在宋以前实并不多，宋则穷极奢侈，建阁竟多至三十余处，如洪迈《容斋三笔》云：

自汉以来，宫室土木之盛，如汉武帝之甘泉建章，陈后主之临春结绮，隋炀帝之洛阳江都，唐明皇之华清连昌，已载史策，固以崇侈劳费为戒，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为也。京既固位窃国政，招大珣童贯、杨戩、贾祥、蓝从熙、何诉五人分任其事，于是始作延福宫，有穆清、成平、会宁、睿谟、凝和、昆玉、群玉七殿，东有蕙馥、报琼、蟠桃、春锦、叠琼、芬芳、丽玉、寒香、拂云、偃盖、翠葆、铅英、云锦、兰薰、摘金十五阁，西有繁英、雪香、披芳、铅华、琼华、文绮、绛萼、秣华、绿绮、瑶碧、清音、秋香、丛玉、扶玉、绛云亦十五阁。又叠石为山建春明阁，其高十一丈，宴春阁广十二丈。凿圆池为海，横四百尺，纵二百六十七尺，鹤庄、鹿砦、孔翠诸栅，蹄尾以数千计。五人者，各自为制度，不相沿袭，争以华靡相夸胜。徽宗初亦喜之，已而悟其过，有厌恶语，由是力役稍息。

至于这些阁里，究竟藏些什么，据《延福宫曲宴记》云：“阁中各陈之物，左右上下，皆琉璃也，映彻焜煌，心目俱夺。”总是关于珍宝一类的贵物罢！

宋时不但宫中建阁如此的多，而臣下也纷纷建阁，且由帝王为之题额，如宋王明清《挥麈后录》所云：

御书阁名，王文公曰文谟丕承，蔡元长曰君臣庆会，元度曰元儒亨会，吴敦老曰勋贤，梁才父曰耆英，刘德初曰儒贤亨会，杨正父曰安民定功，翊运兴德，史直翁曰清忠亮直，秦会之曰精忠全德，郑达天曰勋贤承训，何伯通曰嘉会成功，蔡攸曰济美象贤，金源仲曰贤弼亮功，邓子常曰世济忠嘉，王黼曰得贤治定，蔡持正曰褒忠显功，其他尚多，未能尽纪。

可知稍有地位的大臣,即在府邸中建阁了。

此外今人书札尊称朋友为阁下。按:阁下本来也应作閤下。唐赵璘《因话录》云:“古者三公开閤,郡守比古之侯伯,亦有閤,故世俗书题有閤下之称。”本是卑者达尊者,不敢直斥其名,故云閤下,今则滥用于平辈,于尊者倒不可用了。

五

台
亭

居住交通

Kiosks

台、亭

台,《尔雅》所谓“四方而高曰台”,《释名》以为:“台持也,言筑土坚高能自胜持也。”按:古天子有三台,《五经异义》云:“天子有三台,灵台以观天文,时台以观四时施化,囿台以观鸟兽鱼鳖。诸侯卑,不得观天文,无灵台,但有时台囿台也。”则台正如现在天文台或博物院。至于灵台之制,据《五经通义》云:“积土崇增,其高九仞,上平无屋。高九仞者,极阳之数;上平无屋,望气显著。”然其他的台,上面未尝无屋,正与楼阁相似,惟其基地则较楼阁为崇高而已,所谓“积土崇增,其高九仞”,即指台基而言。

大约最初的台就为观察|天文|而设,故愈高愈好,后世则以台为屋,这台就不专为观察天文的用处了,然因其高,还称为台的。如《史记·夏本纪》说“桀囚汤于夏台”,既可囚汤,是其台已如楼阁。又《殷本纪》云:“纣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。”亦与后世的宫殿无异,所以《新序》说:“桀作瑶台,罢民力,殫民财,为酒池糟堤,纵靡靡之乐,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。纣为鹿台,七年而成,

其大三里，高千尺，临望云雨。”这都是有屋的高台了。

这种高台，在春秋战国时候，诸侯最喜起筑，互相夸誉，史籍所载，屡见不鲜，因此有想高起至半天的，如《新序》所载：

魏襄王将起中天台，令曰：「敢谏者死。」许绾负操锺入曰：「闻大王将起中天台，臣愿加一力。」王曰：「子何力有加？」绾曰：「虽无力，能商台。」王曰：「若何？」曰：「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，今王因而半之，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。高既如是，其趾须方八千里，尽王之地，不足以为台趾。古者尧舜建诸侯，地方五千里。王必起此台，先以兵伐诸侯，尽有其地犹不足，又伐四夷，得方八千里，乃足以为台趾。林木之积，人徒之众，仓廩之储，数以万亿。度八千里之外，当定农田之地，足以奉给王之台者。台具以备，乃可以作。」魏王默然，无以应，乃罢起台。

新亭在府城西南十五里，近江渚，一曰中兴亭。《丹阳记》曰：「京师三亭，新亭吴旧立，先基既坏，隆安中丹阳尹司马恢徙创今地。」《世说》：「过江诸人，每暇日，辄相邀出新亭，借卉饮宴。周侯顗在座叹曰：「风景不殊，举目有山河之异！皆相视流涕。丞相导曰：「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泣耶？」孝武宁康元年，桓温来朝，顿兵新亭，召王坦之谢安。安发其壁后置人，温为却兵，笑语移日。」

其次便为王羲之兰亭之叙，皆以亭而作宴会欢游之所，而不如古昔视作邮亭了。因此这种小亭，题名必须雅切，如宋洪迈《容斋四笔》所云：

立亭榭名，最易蹈袭，既不可近俗，而务为奇涩亦非是。东坡见一客云近看《晋书》，问之曰：「曾寻得好亭子名否？」盖谓其难也。秦楚材在宣城，于城外并江作亭，目之曰知有，用杜诗「已知出郭少尘事，更有澄江消客愁」之句也。王仲衡在会稽，于后山作亭，目之曰白凉，亦用杜诗「越女天下白，鉴湖五月凉」之句。二者可谓甚新，然要为未当。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，或标之曰不更归，取韩诗末句，亦可笑也。

按：东坡见一客之事，又见宋何薳《春渚纪闻》，客为唐子西，据云：“东坡先生赴定武时，过京师，馆于城外一国子中。余时年十八谒之，问近观甚，对以方读《晋书》。猝问其中有甚亭子名，予茫然失对，始悟前辈观书，用意如此。”又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亦云：“东坡见人读《晋书》，问其间几亭名。范石湖亦尝与立之伯父言，凡亭馆名须于前代文籍中取，本朝文籍要未为古，似不宜取。以温公学术，而园曰独乐，堂曰读书，初未尝跨耀。今人率求美名以饰其处，不顾己之所安。”

自古以来，文人记咏亭的文字，真是不胜枚举，这里自无待于详述。惟宋欧阳修有篇《醉翁亭记》，大家以其全篇每句都用也字，最为后人所称颂，因此且有人为之效颦，如宋徐度《却扫编》云：

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，于琅琊山间作亭，名曰醉翁，自为之记。其后王诏守滁，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，流布世间，殆家有之，亭名遂闻于天下。政和中，唐少宰恪守滁，亦作亭山间，名曰同醉，自作记，且大书之，立石亭上，意以配前人云。

六

园
囿

居住交通

Gardens

園

园本来只为植果木的场所,《说文》所谓“所以树果也”。别有圃,则为种菜蔬的场所,《说文》所谓“种菜曰圃”。又有囿,乃是畜养禽兽,《说文》所谓“禽兽曰囿”。是古时均有分别。囿至汉又称为苑,此苑与园音实相近,今之花园公园,实与古的囿苑相似,因为不仅植果种花,而且还有禽兽畜养,以供人游赏的。

以苑为园,大约始于汉时,因汉时帝王有囿苑,如武帝起上林苑,则民间似也不能并称为苑,于是始改称为园罢!如《西京杂记》所载茂陵袁氏园云:

茂陵富人袁广汉,藏镪巨万,家僮八九百人。于北邙山下筑园,东西四里,南北五里。激流水注其内,构石为山,高十余丈,连延数里。养白鹦鹉、紫鸳鸯、牝牛、青兕,奇兽怪禽,委积其间。积沙为洲屿,激水为浪潮。其中致江鸥海鹤,孕雏产鷇,延漫林池。奇树异草,靡不具植。屋皆徘徊连属,重阁修廊,行之移晷,不能遍也。广汉后有罪诛,没入为官园,鸟兽草木,皆移植上林苑中。

此园诚如后世的花园，鸟兽草木都有的。其后代有名园记不胜记，惟据宋周密《癸辛杂识》云：

前世叠石为山，未见显著者，至宣和艮岳，始兴大役，连舫輶致，不遗余力。其大峰特秀者，不特侯封，或赐金带，且各图为谱。然工人特出于吴兴，谓之山匠，或亦朱勔之遗风。盖吴兴北连洞庭，多产花石，而弁山所出，类亦奇秀，故四方之为山者，皆于此中取之。浙右假山最大者，莫如卫清叔。吴中之园，一山连亘二十亩，位置四十余亭，其大可知矣。然余平生所见秀拔有趣者，皆莫如俞子清侍郎家为奇绝。盖子清胸中自有丘壑，又善画，故能出心匠之巧。峰之大小凡百余，高者至二三丈，皆不事偃仰，而犀珠玉树森列，旁午俨如群玉之圃。奇奇怪怪，不可名状。大率如昌黎《南山诗》中，特未知视牛奇章为何如耳。乃于众峰之间，萦以曲涧，甃以五色小石。旁引清流，激石高下，使之有声淙淙然下注大石。潭上荫巨竹寿藤，苍寒茂密，不见天日。旁植名药奇草，薜荔女萝菟丝，花红叶碧。潭旁横石作杠，下为石渠，潭水溢自出此焉。潭中多文龟斑月，夜月下照，光景零乱，如穷山绝谷间也。

则宋时假山之筑，最为讲究。按：假山汉时已有，如《三辅黄图》云：“梁孝王筑兔园，园中有百灵山。”又如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云：“广开园圃，采土筑山，十里九版，以象二嶠。”这假山竟广至十里，是与真山无异了。周氏所说，实亦少见多怪。但如宋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中所说，园圃之胜，不仅有假山，还须有湖水，方才可以称得十全十美。他说：

洛人云，园圃之胜，不能兼者六，务宏大者少幽邃，人力胜者少苍古，多水泉者艰眺望。兼此六者，惟湖园而已，在唐为裴晋公园。园中有湖，湖中有堂，曰百花洲，曰四并堂。其四达而当东西之溪者，桂堂也。截然出于湖之方者，迎晖亭也。过横池，披林莽，循曲径而后得者，梅台知止庵也。自竹径望之超然，登之翛然者，环翠亭也。渺渺重邃，擅花卉之盛，而前据池亭之胜者，翠樾轩也。若夫百花酣而白昼眩，青苹动而林阴合，水静而跳鱼鸣，木落而群峰出，虽四时不同，而景物皆好，则又不可殫记者也。

的确园的布置，须顾到六点，不但以花木台亭山水等等取胜而已。

又公园之制，古时亦有。最早如《孟子》所说：“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刳薳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与民同之。”这文王之囿，正可说现在公园的权舆。至公园之称，则《北史·任城王澄传》有：“澄为定州刺史，表减公园之地，以给无业。”而私人园池，也有给公众游览的，如宋司马光的独乐园，虽名独乐，实是可以众乐的，《元城语录》云：

温公营独乐园，园丁吕直性愚，公以直名之。春时人游园，得茶汤钱十千，园丁日与主人分之。一日来纳公，公曰：「此汝钱，可持去。」再三欲留，公怒，遂持之，顾曰：「只端明不爱钱者。」后十许日，公见园中新创一井亭，问之，乃前不受十千所创也。

七

厨灶

Kitchen and stove

厨、かまど

一间住宅之中，厅堂轩斋尽可没有，而厨房或灶间却不可或省的。这因为厨灶乃是人们饮食制造的场所，人们一日不可无饮食，就一日不可无厨灶。虽然都市中房子的建筑是很经济，但也必有一个灶间。

灶在其初称为爨。按：爨字实象灶炊物的情形，《说文》所谓：“爨，臼象持甑，冂为灶口，升推林内火。”又《周礼·天官》：“亨人职外内饗之爨亨煮。”注：“爨今之灶，主于其灶煮物。”疏：“《周礼·仪礼》皆言爨，《论语》王孙贾云宁媚于灶，《祭法》天子七祀之中亦言灶，自孔子以后皆言灶。”是灶在孔子以后方有是称，古皆称为爨的。

竈（“灶”的繁体字——编者注）今俗作灶字，此灶实为后起之字，古所未有。古亦作窖，盖灶诚如《释名》所云：“灶造也，造创物食也。”下作告字，也许从造字变化而来的。

灶各部分都有名称，如《广雅》所云：“灶唇谓之陔，其窗谓之突，突下谓之甄。”突即今所谓烟囱，用

以出烟的地方。说起突，就有一个很通俗的故事，所谓“曲突徙薪”，以防火患，事本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，据云：

初，霍氏奢侈，茂陵徐生上疏，言霍氏泰盛，陛下即爱厚之，宜以时抑制，无使至亡。书三上，辄报闻。其后霍氏诛灭，而告霍氏者皆封，人为徐生上书曰：「臣闻客有过主人者，见其灶直突，傍有积薪，客谓主人更为曲突，远徙其薪，不者且有火患。主人默然不应。俄而家果失火，邻里共救之，幸而得息。于是杀牛置酒，谢其邻人，灼烂者在于上行，余客各以功次坐，而不录言曲突者。人谓主人曰，卿使听客之言，不费牛酒，终亡火患。今论功而请宾，曲突徙薪亡恩泽，焦头烂额为上客邪？主人乃寤而请之。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，宜防绝之。乡使福说得行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，臣亡逆乱诛灭之败。往事既已，而福不蒙其功，唯陛下察之。贵徙薪曲突之策，使居焦发灼烂之右。」上乃赐福帛十端，后以为郎。

这原是一个比喻，但事实上确也有其真理的。至如《物类相感志》云：“以皂角在灶内烧烟，锅底煤并突煤自落。”那倒是又为防火的一策，因为有许多火患，往往从突里有煤火落下而起的。

八
溷
厕

厠

Toilets

一般说来，国人对卫生设备是并不怎样讲究的，所以虽有厕所之名，而普通住宅，很少有特地设备；即有，也是随便放置，并不注意卫生方面。但按之载籍，古代如晋之石崇，元之倪瓚，他们家里的厕所，实在是很讲究的，且又过于现在西式的卫生设备。如《晋书·刘寔传》云：

寔位望通显，每崇俭素，不尚华丽。尝诣石崇家如厕，见有绛纹帐褥甚丽，两婢持香囊。寔便迟，笑谓崇曰：「误入卿内。」崇曰：「是厕耳。」寔曰：「贫士未尝得此。」乃更如他厕。

又如同书《王敦传》云：

石崇以奢豪矜物，厕上常有十余婢侍列，皆有容色，置甲煎粉沈香汁。有如厕者，皆易新衣而出。客多羞脱衣，而敦脱故著新，意色无怍。群婢相谓曰：「此客必能作贼。」

试看厕所里居然有纹帐裯褥，还有侍婢奉侍，无怪刘寔一见，还以为误入了内室；而且如了一次厕，还教人易新衣，更是卫生之至。这在现今西式的设备中，也没有这样的讲究罢！又如明顾元庆《云林遗事》云：

其溷厕以高楼为之，下设木格，中实鹅毛。凡便下，则鹅毛起覆之，一童子俟其旁，辄易去，不闻有秽气也。

这简直等于现在的抽水马桶，不过将水易为鹅毛而已。

此犹为普通贵人与雅士的家里如此，其在帝王的宫中，当更有特别布置的，如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云：

王大将军敦，初上主厕，见漆箱中盛干枣，本以塞鼻，王谓上厕下果，食遂至尽。既还，婢擎金澡盘盛水，琉璃碗盛澡豆，敦因倒著水中而饮之，谓之干饮。群婢掩口而笑之。

按：王敦初尚武帝女武阳公主，此上主廁，谓上公主的厕所，居然另用干枣塞鼻，下来也有侍婢奉盘洗手，澡豆即系现在的肥皂粉。王敦虽然闹了一个大笑话，也由此可知古时对此设备很有讲究的。只是这种记载不多，使我们无法知道更详尽一些。

廁(“廁”的异体字——编者注)所的廁，从广从則，广象屋，則犹側，盖厕所多设于屋之侧室。所以側亦作边解，如《汉书·汲黯传》云：“卫青侍中，上常踞廁视之。”应劭注云：“床边側也。”惟《释名》以为：“廁言人杂在上非一也。”则以廁乃未必一人专用，许多人“杂在上”，当作杂字解了。

此外厕所古又称为“溷”、为“圜”、为“轩”，据《释名》又云：“或曰溷，浊也；或曰圜，至秽之处，宜常修治使洁清也；或曰轩，前有伏似殿轩也。”《说文》亦云：“廁，清也。”圜犹清的地方，盖反其道而言的。

如廁今称为大便或出恭，古则或称沃头，如唐李匡义《资暇录》云：

俗命如厕为屋头，称并州人咸凿土为室，厕在居之上故也。一说北齐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宝，以溷汁沃头。后人或食，或避亲长，不能正言溷，因影为沃头焉。

但宋黄朝英《湘素杂记》却以为非。他说：

《汉书·万石君传》云：「窃问侍者取亲中裙厕牖，身自澣洒。」苏林云：「牖音投。贾逵解《周官》云，牖，行圉也。」孟康曰：「厕，行圉，牖，行中受粪函者，东南人谓凿木空中如槽谓之牖。」故后人循袭，所以谓如厕为厕牖，其说良自于此。余尝怪李济翁《资暇集》云为沃头，盖济翁当时著论，亦不考究汉书厕牖之说，但随俗语谓为屋头，或云沃头，误也。

至于现在人的出恭，也有一个来历，清梁同书《直语补证》云：

今人谓如厕曰出恭，殊不可解。《刘安别传》：「安既上天，坐起不恭，仙伯主者奏安不敬，谪守都厕三年。」或本此。

惟《辞源》编者以为此乃近于附会，说明时考试，设有出恭入敬牌，防闲士子擅离座位。士子通大便时，恒领此牌，俗因谓通大便为出恭；且谓大便为大恭，小便为小恭云。按：古时原有一种厕筹，如《法苑珠林》云：“吴时于建业后园平地获金像一躯，孙皓素未有信，置于厕处，令执屏筹。”屏，本作屏，亦厕也。又《北史》亦云：“齐文宣王嗜酒淫佚，肆行狂暴，虽以杨愔为相，使进厕筹。”此厕筹据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云：“今寺观削木为筹，置溷圉中，名曰厕筹。”则颇似明时所谓出恭牌了。

然如明胡应麟《甲乙剩言》则云：

有客谓余曰：「尝客安平，其俗如厕，男女皆用瓦砾代纸，殊为呕秽。」余笑曰：「安平，晋唐间为博陵县，莺莺县人也，为奈何？」客曰：「彼大家闺秀，当必与俗自异。」余复笑曰：「请为君尽厕中二事：北齐文宣帝如厕，令杨愔执厕筹，是皇帝之尊，用厕筹而不用纸也。《三藏律部》宣律师上厕，法亦用厕筹，是比丘之净，用厕筹而不用纸。观此则厕筹瓦砾均也，不能不为莺莺要处掩鼻耳。」客为喷饭满案。

则厕筹确只能作木片解，用以代便纸的。于此亦可见古时不用便纸，而用木片或瓦砾的。

此外如厕古亦有称“内逼”或“奏厕”的，如五代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云：“有一丞郎马上内逼，急诣一空宅径登溷轩。”又宋张邦基《墨庄漫录》亦云：“胡世将承公为中书舍人，一日，胡将上马，急内逼，乃解衣登厕。”又如《宋史·梁师成传》云：“钦宗立，师成寝食不离，虽奏厕亦侍于外。”又岳珂《桯史》亦云：“番禺有海獠，居无洩溷，有高楼百余尺，下瞰通流。谒者登之，以中金

为版，施机蔽其下，奏厕铿然有声。”

厕所虽称为污秽之所，然古时在厕上也有大用其功的，大文豪欧阳修就曾如此，他在《归田录》里云：

钱思公虽生长富贵，而少所嗜好。在西洛时，尝与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，坐则读经史，卧则读小说，上厕则阅小辞，盖未尝顷刻释卷也。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，每走厕必挟书以往，讽诵之声朗然，闻于远近，其笃学如此。余因谓希深曰：「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马上枕上厕上也；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」

这三上的确有其道理，现在文人取法乎此者恐怕也不少罢！

九

门
户

Doors

門、戸

居住交通

門戶(“门户”的繁异体字——编者注)两字,完全是象形的,門是两户相合,所以是双扇门,户是单扇门,《说文》所谓:“门,闻也,从二户;户,护也,半门曰户。”门户的读音,就是从闻护二音而来,《释名》更解释得明白:说是:“门,扞也,在外为人所扞摸也;户,护也,所以谨护闭塞也。”这样,门户两字的字音与字义,都解释得十分明白了,不过现代人似再没有门与户的分别,一例叫做门的了。

其实门不过是一种总称,因地位的不同,还有各种各样的别称,如《说文》所载:

闾,官中之门也。闾,里门也,《周礼》五家为比,五比为闾;闾,特立也,二十五家相群比也。闾,特立之户,上圆下方,有似圭。闾,城内重门也。闾,天门也,楚人名门曰闾闾。闾,巷门也。闾谓之闾,闾,里中门也。闾,市外门也。闾,门观也。闾,门旁户也。闾,楼上户也。

可知各种的门,都有各种的专称,可是现在也都称门,不过在门上加个别称而已。此外门上各部分也有许多名称,如《说文》:“闑,以木横持门户也。”就是现在所谓门关。“闑,门楣也。”就是所谓门限或地袱。“扂,外闭之关也。”等于现在的锁。而小户的关门机,古作𨮒,后则象形作为闩字了。其他还多,因不适用于现在,也不详举了。

与门有连带关系的,如“门人”“门牌”,古今的用法却大不同,这倒值得一说的。如门人古以为再传弟子,《论语》:“子出,门人问曰,何谓也?”《正义》云:“门人,曾子弟子。”是孔子的再传弟子。今则作与弟子无异了。门牌古时作门历用,如宋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:“张邓公士逊出游,暮归入宜秋门,阍兵捧门牌,请官位。公书云,八十衰翁无品秩,昔曾三到凤池来。”与今以记号数于门上者全异。

门户为保护居处而设,故启闭有时,但因此也有使通士闹笑话的,如宋郭象《睽车志》云:

刘先生者，河朔人，年六十余，居衡岳紫盖峰下，间出衡山县市。县市一富人，尝赠一绌袍，刘欣谢而去。越数日见之，则故褐如初，问之，云：「吾几为子所累。吾常日出庵，有门不掩，既归就寝，门亦不扃。自得袍之后，不衣而出，则心系念，因市一锁，出则锁之；或衣以出，夜归则牢关以备盗。数日营营，不能自在。今日偶衣至市，忽自悟以一袍故，使方寸如此，是大可笑，适遇一人过前，即脱袍与之，吾心方坦然，无复系念。」

这恐怕只有那位刘先生会如是，来自寻烦闷罢！但据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里说：“常山北，草名护门，寘诸门上，夜有人过，辄叱之。”居然有护门草可以护门，这未免是神话了。否则刘先生大可利用，不必为此而系念的。

今人入人门户，照西法应先扣门，待内有人答应，方可进去。此法实佳，免得人家有不可公开的秘密，为你泄漏。中国古时虽无扣门的礼节，但如《礼记·曲礼》所载：“将入户，视必下。”这方法也是很好的。孟子就为没有这样做，看到他妻子的秘密，大发雷霆，却反被孟母严厉责骂，说他自己根本不知这个礼节，还能怪别人吗？另外还有个最好的办法，如元陶宗仪《辍耕录》所云：

江右胡存斋参政，能抑节下士，宾客至如家焉，故南北士大夫有经过其地，无不愿见者。每虞，阍人不为通刺，苟不出日，即于门首挂一牌云：「胡存斋在家。」

这方法是很好的，使人一目了然，彼此都不必有失礼节的地方了。在家则预备见客，不在家就不预备见客好了。至于自己一家的人，当然还得用视必下的方法，否则事实上无此理可说的。此外还可用门铃，现在则用电铃。按：此法唐时已有，张籍诗云“无吏换门铃”，此其证也。

一〇

窗牖

Windows

窓

居住交通

窗字现在写法很多,但《说文》本作囟,完全是象形字。后来又加穴作窗,这除象形以外,又有会意的了。又于下加心作窻,则全是俗字,不足为取。此外《玉篇》又写作牕,亦作窓,《广韵》又多个俗作窓,至《正韵》又写作牕。于是窗之一字,便有七种写法。现在则以囟为烟囱的囟,故窗牕的窗,都写作窗了。

窗与牕也像门户有分别的,《说文》所谓:“在墙曰牕,在户曰囟。”又云:“牕,穿壁以木为交窗也,牕所以见日。”所以窗门往往相连,盖窗必在门上。今则两者已不清分,都称为窗了。《释名》以为:“窗,聪也,于内窥外为聪明也。”至于牕,《释名》无释,惟《诗》有“天之牕民”,疏以为:“牕与诱通,故以为导也。”则牕有诱导日光之意,故读作诱音罢!

窗现在多用玻璃嵌成,取其透明无隔,但古时视玻璃为贵物,故普通只用纸糊,贵者不过用纱用绮,如《后汉书·梁冀传》云:“冀大起第舍,冀妻孙寿亦对街为宅,窗牕皆有绮疏青琐。”又《独异志》云:“后汉韦逞母

宗氏，博究经典，置生徒一百二十人，隔纱窗授业。”这因为那时纸还不大普遍，所以用绮纱等物为多。至后世则多用纸，如《辟寒》云：“唐杨炎在中书后阁，糊窗用桃花纸，涂以冰油，取其明暖。”又如《云仙杂记》云：“段九章诗成无纸，就窗裁故纸连缀用之。”但其中也有不用纸的，如唐白居易《竹窗》诗云：“开窗不糊纸，种竹不依行，意取北檐下，窗与竹相当。”至于以玻璃为窗的，《汉武故事》中曾说“帝起神室，有琉璃窗”，此琉璃是否如今玻璃，不得而知。但唐王桢有《琉璃窗赋》云：

彼窗牖之丽者，有琉璃之制焉。洞彻而光凝秋水，虚明而色混晴烟。皓月斜临，陆机之毛发寒矣；鲜飙如透，满奋之神容凜然，始夫创奇宝之新规，易疏寮之旧作。龙鳞不足专其莹，蝉翼安能凝其薄。若乃孕美澄凝，沦精灼烁，栋宇廓以冰耀，房栊炯其电落。深窥公子，中眠云母之屏；洞见佳人，外卷水晶之箔。表里玲珑，霜残露融。列远岫以秋绿，入轻霞而晚红。满榻琴书，杳若冰壶之内；盈庭花木，依然瑶镜之中。故得绣户增光，绮堂生白。睹悬虱之旧所，疑素蟾之新魄。

碧鸡毛羽，微微而雾縠旁笼；玉女容华，隐隐而银河中隔。几误梁燕，遥分隙驹，比曲榭而顿别，想圭窦以终殊。迴以视之，虽较洁兮斯在；远而望也，则依微而若无。由是蝇泊如悬，虫飞无碍。光寒而珠烛相逼，影动而琼英俯对。不羨石崇之馆，树列珊瑚；岂惭韩嫣之家，床施玳瑁，如是价重琐闥，名珍绮疏。彻纱帷而晃朗，连角簾而清虚。倘征其形，王母之宫可匹；语其巧，大秦之璧焉如！然而国以奢亡，位由侈失，帝辛为象箸于前代，令尹惜玉纓于往日。其人可数，其类非一，何用崇瑰宝兮极精奇，置斯窗于宫室。

这里形容琉璃窗是洞彻，虚明，把内外都看得十分明清，岂非即今所谓玻璃？而赋末以为奢侈，不知到现在已视为极普通的装饰了。然此不过唐以前如此，至元时已较流行，如清钱芳标《蕤𦩇词话》云：

京师冬月，既以纸糊窗格，间用琉璃片，画作花草人物嵌之，由室中视外，无微不瞩；从外而观，则无所见。此欧阳楚公《十二月渔家傲词》所云花户油窗也，盖元时习俗已尚之。

惟仍作嵌用，似还不大普遍；盖此物既由外国输入，总还视为宝贵的。

又今人称同学为同窗，同官为同寮，皆与窗有关。

明杨慎《丹铅总录》云：

《左传》：「同官为寮。」《文选》注：「寮，小窗也。」宋王圣俞号初寮，高似孙号疏寮，谢伋号灵石山药寮，唐诗「绮寮河汉在斜楼」皆指窗也。古人谓同官为寮，指其斋署同窗为义。今士子同业曰同窗。官先事，士先志，官之同寮，亦士之同窗也，可知渊源实古的。

二

旅寓

居住交通

Inns and hostels

旅寓

旅本军队,《说文》所谓:“军之五百人为旅。”徐锴以为:“旅者众也,众出则旅寓,故谓在外为旅也。”这里所说的旅正如徐氏所说,也正如《易·旅卦》疏云:“旅者,客寄之名,羁旅之称,失其本居,而寄他方,谓之旅。”所以旅是寄居他方之意,其场所或称旅馆,或称旅舍,古亦称为逆旅,客舍等等。推其由来,实在是很早的,如晋潘岳《上客舍议》云:

谨按逆旅久矣,其所由来,行者赖以顿止居者,薄收其直,交易贸迁,各得其所。官无役赋,因人成利,惠加百姓。而公无末费语曰:「许由辞帝尧之命,而舍于逆旅。」《春秋外传》曰:「晋阳处父遇宁戚于逆旅。」魏武皇帝亦以为宜,其诗曰:「逆旅整设,以通商贾。」然则自尧到今,未有不得客舍之法。

可知尧时已有逆旅之设。此种逆旅或客舍，皆由民间所办，其官办者，则称为馆，如《周礼·地官》云：

遗人，凡宾客，会同，师役，掌其道路之委积。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。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。五十里有市，市有候馆，候馆有积。

所以馆字从飠(食)从官，其用意正在于此。今则不论官民，皆得称为馆了。新式的又称为饭店，盖以兼售饭食而言。其实我国古时旅舍多属如此，如五代孙光宪《北梦琐言》云：

后唐明宗皇帝微时，随蕃将李存信巡边，宿于雁门逆旅。逆旅媼方娠，帝至，媼慢不时具食，腹中儿语母曰：「天子至，宜速食。」声闻于外，媼异之，遽起亲奉庖爨，敬事尤谨。

这虽然是神话,但逆旅具食,可知自古已然,今内地旅舍还多如此。至于寄宿旅舍,必须将姓名登录循环簿中,此法起源也古。《史记·商君传》云:

秦孝公卒,太子立,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,发吏捕商君。商君亡,至关下,欲舍客舍,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,曰:「商君之法,舍人无验者坐之。」商君喟然叹曰:「嗟乎,为法之敝,一至此哉!」

这里所谓验者,当是验一种身份证书,以证明他是良民,否则客舍主人就要犯罪连坐的。今所谓“作法自毙”,就是这个来历。

此外,现在称小客舍谓之客栈,这于古倒未所闻。按:栈,《说文》以为“棚也”,盖编木而成的陋室。栈字用意,或者由简陋而来的。至于普通长期寄居于他乡的住所,则称为寓,寓,寄也,即寄居之意,与旅舍的暂时寄居又不同了。

三
寺
观

Temples

寺院、道觀

居住交通

今以僧所居处为寺，考寺本为官署的名称，后则移以为僧居的专称了。《释名》所谓：“寺，嗣也，治事者相续于其内；本是司名，西僧乍来，权止公司，移入别居，不忘其本，还标寺号。”其最早实始于汉明帝时，宋高承《事物纪原》所谓：“汉明帝时，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，初止鸿胪寺，遂取寺名置白马寺，即僧寺之始也。”但据《高僧传》云：

汉明帝于城门外立精舍以外摩腾焉，即白马寺也。白马者，相传云，天竺国有伽蓝名招提，其处大富有恶，国王利于财将毁之，有一白马绕塔悲鸣，即停毁，自后改招提为白马，诸处多取此名焉。

则白马并非谓白马驮经而来的缘故，乃是天竺（即印度古亦称梵）原有这个白马故事的。今称寺亦为伽蓝亦为招提，伽蓝梵语为僧伽蓝，即众僧园之意，就是译其语音。| **招提** | 据《僧辉记》云：“招提者，梵言拓斗提奢，唐言四方僧物，但传笔者讹拓为招，去斗奢，留提字，即今十方住持寺院耳。”则实为拓提之讹。此外寺的别称尚多，如《六帖》所云：“精舍、梵宫、宝地、化城、净山、鹫峰、绀国、绀宇，皆佛寺名。”按：化城据《法华经》云：“法华导师多诸方便，于险道中化作一城，是时疲极之众，前入大城，生已度想。”故名。鹫峰原是印度山名，佛尝居此。绀国绀宇相同，绀为青而含赤之色，佛的毛发多作此色，故云。其他则又称为刹，刹为梵语瑟刹的简称，佛寺所立的幡竿，唐以后遂通称佛寺为刹。又称兰若，本梵语阿兰若之省，其义即空净闲静之处。又称丛林，以大树丛丛，形容僧聚之处。

寺之外往往还有塔，塔实亦由梵音所译，其建筑的原因为藏佛骨，如《魏书·释老志》云：

佛既谢世，香木焚尸，灵骨分碎，大小如粒，击之不坏，焚亦不焦，或有光明神验，胡言谓之「舍利」。弟子收奉，置之宝瓶，竭香花致敬慕，建宫宇谓之塔。塔亦胡言，犹宗庙也，故世称塔庙。至后百年，有王阿育，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诸鬼神，造八万四千塔，布于世界，皆同日而就。今洛阳、彭城、姑臧、临渭皆有阿育王寺，盖承其遗迹焉。

此外又作浮屠或浮图，实为佛陀的异译，后亦称僧称塔的。而女尼所居，别称为庵，按：庵实小草舍之称，似始于明时。明以前则均称为寺，实无庵的称法，且古时尼常与僧同处，如宋王栐《燕翼贻谋录》云：

僧寺戒坛，尼受戒，混淆其中，因以为奸。太祖皇帝尤恶之，开宝五年二月丁丑诏曰：「僧尼无闲，实紊教法。应尼合度者，只许于本寺起坛受戒，令尼大德主之，如违重置其罪，许人告。」则是尼受戒不须入戒坛，各就其本寺也。近世僧戒坛中公然招诱新尼受戒，其不至者反诬以违法，尼亦不知法令，本以禁僧也，亦信以为然，官司宜申明禁止之。

可知宋时僧尼实常相混淆一处的。又据宋周密《癸辛杂识》所云,则事更荒唐,实为空门的污迹:

临平明因寺,尼大刹也。往来僧官,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寝。寺中苦之,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,以供不时之需名曰尼站。

至中国之有女尼(按:尼乃梵语,即女之意)及尼寺之始,据明陈继儒《群碎录》云:“汉明帝听刘峻女出家,又听洛阳妇阿潘等出家,此中国尼姑之始;何充舍宅安尼,此尼寺之始。”

观为道士居处的名称。其实观为居处不限于道士的，如《识遗》所云：

观之义亦远，仲尼与于蜡宾，事毕出游于观之上，盖鲁有两观，门旁高处也。《尔雅》释观为阙，孙炎曰：「宫门双阙，悬法象使民观之。阙居巍巍高处，因名象魏谓之阙者，观法象则可阙去疑事。」《春秋》晋楚郟之战，潘党请收晋尸，筑为京观，封土观示后人。胡澹庵言：「观有四：一曰朵楼，鲁两观是也；一曰藏书所，汉东观是也；一曰游观处，谢玄晖赋属玉观是也；一曰高可望，《武帝内传》置玄始真容于高观上是也。今老氏居，疑本《内传》。」详此观非老氏可专，凡高可纵观皆观也。

此释各种的观甚详，道家之所以也称为观，乃是高可望的缘故，因为《史记·封禅书》中，正说到“齐人公孙卿曰，仙人好楼居，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，甘泉则作益延寿观，使卿持节设具，而候神人”。因为仙人要楼居，所以居处非造得高不可，高可以观，所以便称为观。但《索隐》有曰：“小颜以为作益寿、延寿二馆。”似若观或由馆转变而来，说亦可通。按：梁元帝作《龙川馆诗》，沈约作《沈道士馆诗》，陈张正见作《游简寂馆诗》，正多称观为馆的。至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，于是道观又尊称为宫，直如帝王之居了。

三

道路

Roads

道路

居住交通

道路只是路的总称，路有大小，在古时就有许多不同的名称。如《周礼·地官》云：

遂人治野，夫间有遂，遂上有径。十夫有沟，沟上有畛。百夫有洫，洫上有涂。千夫有浚，浚上有道。万夫有川，川上有路。

这里面所说遂、沟、洫、浚、川都是河的别称，而径、畛、涂、道、路便是路的别称。据郑玄注云：“径、畛、涂、道、路皆所以通车徒于国都也。径容牛马，畛容大车，涂容乘车一轨，道容二轨，路容三轨。”按：今称小路正叫径。畛则已无是称。涂同途，途径常相连称，可知途又较径为大的。然涂亦为道路的通称，如同书《考工记》云：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。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环涂七轨，野涂五轨。”此国中即指城中，经涂即东西的经路，阔至九轨，据注“轨凡八尺，九轨积七十二尺，则此涂十二步也”。环涂为环城的路，野涂为城外



车水马龙

的路。按：现在都市中的马路，普通阔也不过七八十尺，惟古度制较今制为短，所以还是不怎样宽放的。今称道路亦为道途或路途，可知途确可以通称于路。至于**|道路途|**三字的意义，《释名》以为：“道蹈也，路露也，言人所蹈而露见也；涂度也，言所由得通度也。”涂也可通途。

此外道路在城邑中的又有街巷衖弄等等名称。按：街据《风俗通》谓：“携也，离也，四出之路，携离而别也。”《玉篇》以为“四通道也”。实与上所引的涂相同，所以旧时城中大路多称为街，其称路者，实自外人在上海筑马路始，后各地亦仿而行之，称之为路，而香港又别称为道，盖皆由英文road一字所译。巷则普通指街较小者，《说文》以为：“巷，里中道，从邑从共，皆在邑中所共也。”自古街巷往往连称，至《增韵》遂以为“直曰街，曲曰巷”，其实也未尽然的。衖即巷字，今亦读作弄音，因此又写作弄，以为街之最小者，俗所谓弄堂是也。然古实无此义，始于元时，见明刘绩《霏雪录》，所以明

梅膺祚《字汇》就有“弄巷也”之说。惟据清周广业《冬集纪程》云：

《丹铅总录》云：「今之巷道，名为胡同，字书不载，或作衚衕，皆无据也。」《南齐书》有「西弄」，弄巷也，南方曰弄，北曰衕衕，弄之反切为衕衕，盖方言也。

则弄字早用于南齐时，而北京有胡同之称，据此亦可知由弄的反切而来了。弄实巷之又小者，所以徐珂《清稗类钞》以为：“京师指妓馆所在地曰衕衕，衕衕者，火弄之音转耳，凡小巷皆曰衕衕。”

今称路有“四通八达”之说，盖此路与彼路往往互相通达，都市中的道路大抵如此。此在古时亦有规定的名称，如《尔雅》云：

一达谓之道路，二达谓之岐旁，三达谓之剧旁，四达谓之衢，五达谓之康，六达谓之庄，七达谓之剧，八达谓之崇期，九达谓之逵。

今所通用的，惟衢与康庄三字，皆指为大路而已，没有四达五达六达之别。至于古时所筑道路情形如何，则《三辅决录》中有云：

长安城面三门，四面十二门，皆通达九逵，以相经纬。衢路平正，可并列车轨。十二门三涂洞辟，隐以金椎周以林木，左右出入，为往来之径，行者升降，有上下之列。

这虽指的是汉时的京都长安,不能代表一般,但也可知这种道路,阔大可以行车马,而且往来都有规定,路有林木,直与现在都市中的马路相似。不过所缺少的,没有像现在还有铁路罢了。

说起铁路,我国实始于上海的淞沪铁路,但后来又被拆毁,如《清史稿·交通志》云:

铁路创始于英吉利,各国踵而行之。同治季年,海防议起,直督李鸿章数为执政者陈铁路之利,不果行。光绪初,英人擅筑上海铁路达吴淞,命鸿章禁止,因偕江督沈葆楨檄盛宣怀等与英人议,卒以银二十八万两购回,废置不用,识者惜之。三年有商人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八十里,是为中国自筑铁路之始。

其后朝议还是或毁或誉,纷纷不一,但总算中国是有铁路的建筑了。至于已废置的淞沪铁路,实于同治十三年十一月(1874年12月)由英商怡和洋行集资起筑,至光绪二年正月(1876年2月)已筑到江湾。就在那年闰五月十二日(1876年7月3日)试行通车。当时因属创见,所以远近来看热闹的人很多。至十月十六日(12月1日)方才全路通车。但因我国的反对,终于光绪三年九月十四日(1877年10月20日)收回拆毁了。按:火车机头为英国人史蒂芬逊(George Stephenson)所发明,于一八二五年第一次在伦敦北部的斯多克敦(Stockton)镇上行驶,所以距我国之有火车,已有五十年了。

最后说到公路,这还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所举办的,到现在不过二十年间而已。

一四

桥梁

居住交通

橋

Bridges

桥最初称为梁,所以《说文》云:“桥,水梁也。”其初除小桥外,大抵以舟作浮桥,如《诗·大明》云:“亲迎于渭,造舟为梁。”朱注:“造作梁桥也,作船于水比之,而加版于其上以通行者,即今之浮桥也。”此种浮桥,或为临时所搭,或搭亦必须每年一修,所以《礼记·月令》有“孟冬之月谨关梁”,《国语·周语》有“天根见而水涸,水涸而成梁,故夏令曰十月成梁”。注谓:“天根,氐亢之间也。涸竭也,谓寒露雨毕之后,五日天根朝见,水潦尽竭也。夏令夏后氏之令,周所因也。成梁所以便民,使不涉也。”大约每到十月时候,就要重新搭造桥梁了。

至桥之为称,似始于秦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有云:“昭襄王五十年,初作河桥。”唐徐坚《初学记》亦云:

凡桥有木梁石梁,舟梁谓浮桥,即《诗》所谓造舟为梁者也。周文王造舟于渭,秦公子针奔晋,造舟于河。秦都咸阳,渭水贯都,造渭桥及横桥,南渡长乐宫。汉作便桥以趋茂陵,并跨渭,以木为梁。汉又作霸桥,以石为梁。

可知古实称梁，至秦始有桥称，汉后则通称为桥，称梁已很少了。最古用舟，次用木，后又用石了，这是造桥上一个大进步。据梁任昉《述异记》云：“秦始皇作石桥于海上，欲过观日出处。有神人驱石去不速，神人鞭之皆流血，今石桥其色犹赤。”则石桥似亦始于秦时，惟此未免是神话，恐难遽信。

中国的桥，古来以闽地所建为最壮丽。其所以如此者，据说别有原因，如明王世懋《闽部》疏云：

闽中桥梁甲天下，虽山坳细涧，皆以巨石梁之，上施榱栋，都极壮丽。初谓山间木石易办，已乃知非得已。盖闽水怒而善崩，故以数十重重木压之，中多设神佛像，香火甚严，亦压镇意也。然无如泉州万安桥，蔡端明几与此桥不朽矣。

说到万安桥，就是世所称洛阳桥，向有“天下第一桥”之称，即在现代科学昌明看来也觉得它的工程的确是伟大的，因此当时即有种种神话传说，如明陈懋仁《泉南杂志》云：

万安桥乃宋蔡忠惠公所造，世谓洛阳桥是也。落成，公自为记曰：「泉州万安渡石桥，始造于皇祐五年四月庚寅，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讫功。累址于渊，酹水为四十道，梁空以行，其长三千六百尺，广丈有五尺，翼以扶栏，如其长之数而两之。糜金钱一千四百万，求诸施者。渡实支海，舍舟而徒，易危以安，民莫不利。职其事卢锡王寔许忠，浮图义波宗善等十有五人。既成，太守莆阳蔡襄为之合乐宴饮。而落之明年秋，蒙召还京，道繇是出，因纪所作，勒于岸左。」公自书，大方尺，分勒二石，今在公祠，盖公之功，在百世大矣，而记仅一百五十三言，可见古人不肯擅美如此。又闻之父老云：「先时二石为倭载去，后见江间发光，探之得后一石，其前一石乃后人复模，故前石不如后石之莹润，打碑声时与江涛竞响也。」俗传公造此桥，限以涛势不能案址，乃檄江神，得一醋字，公云二十一日酉时为之。今公记中无是说也。王遵岩曰：「岂其驾长江之洪流，冯虚以构实，其役有足骇人者，昧者惊焉，而言之异；亦以贤者之所为，兴事起利，人乐其成，而赖其功，故托于神以美之耶？」

但据同书所载，其地尚有盘光桥，实较万安桥为更伟大的：

盘光桥自洛阳桥东接凤屿。屿在江中央，上多腴田，稠民居。旧有石路，潮落路出，行者病之。宋宝祐中，僧道询募费作石桥，长四百余丈，广一丈六尺，比蔡端明所造洛阳桥长多四百余尺，阔多一尺。世知洛阳而不知盘光者，盖以人重也。

然今人殆皆不知有此一桥了，这不但“以人重”，恐怕还是那一个“醋”字的缘故。

一五

车轮

居住交通

車輪

Wheels

车字完全是象形的,《说文》所谓“輿轮之总名”。其字有二音可读,《释名》以为:“车,古者曰车声如居,言行所以居人也;今曰车,车舍也,行者所处若车舍也。”可知本来读作居音,后来乃读扯音了。

车的种类当然是很多,《释名》里就举有二十三种,除天子所乘特别称之为“辂”外,其余即车上加个形容词。这些在现在都已不为人所称用,这里也不列举了。至于天子之所以称辂,本即由路字而来,《释名》所谓“辂言行于道路也”,原也没有什么深意存乎其间的。至于车的各部分名称宋陈祥道《礼书》有很好的解释,兹引录如下:

古者服牛乘马,引重致远,以利天下,则车之作尚矣。车之制,象天以为盖,象地以为輿,象斗以为杠,象二十八星以为盖弓,象日月以为轮辐。前载而后户,前轨而后軫,旁轸而首以较,下轴而衔以轭,对人者谓之辘,如舟者谓之辘,揉而相迎者谓之牙,辘之曲中谓之前疾。辘之上平谓之衡,衡之材与輿之下木皆曰任,以其力任于此也。轂之端与轸之下木皆曰軹,以其旁止于此也。軹可以名輿,

可以名车，达常可以名部，軫前横木可以名辂，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。其为车有长毂者，有短毂者；有杼轮者，有侔轮者；有反揉者，有仄揉者；有两轮者，有四轮者；有有辐者，有无辐者；有曲辕者，有直辕者，有一辕者，有两辕者；有直舆者，有曲舆者；有广箱者，有方箱者；有重较者，有单较者；或驾以马，或驾以牛；或挽以人，或饰以物；或饰以漆，或朴以素；要旨因宜以为之制，称事以为之文也。然礼有屈伸，名有抑扬，故论其任重，则虽庶人之牛车，亦与大夫同称大车；论其等威，则虽诸侯之正路，于王门曰偏驾而已。

这些专门名词，一般人看来不免有些生疏，但是自古至今，恐怕还没有什么改变过，引列于上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小小的常识。

车究竟为何人所发明，据汉刘向《世本》以为“奚仲始作车”。按：奚仲为夏车正，曾定车的等级，实非始作车者，所以《宋书·礼志》辟其妄云：“《世本》云，奚仲始作车。按：庖羲画八卦而为大舆，服牛乘马，以利天下。奚仲乃夏之车正，安得始造乎？《世本》之言非也。”但因此而说为庖羲所创，其说亦荒远难稽。其后《古史考》又以为黄帝所作，亦难使人置信。倒不如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所云：

上古圣人见转蓬，始知为轮。轮行可载，因物知生，复为之舆。舆轮相乘，流运罔极，任重致远，天下获其利，后世圣人观于天，视斗周旋，魁方杓曲，以携龙角，为帝车，于是乃曲其辘，乘牛驾马，登险赴难，周览八极，故《易》震乘乾谓之壮，言器莫能有上之者也。自是以来，世加其饰，至奚仲为夏车正，建其旂旒，尊卑上下，各有等级。

由转蓬而为轮，由轮而为輿，于是变成为车，而称之为上古圣人，这见解确比上引诸书所说庖羲黄帝来得高明的。因为年代久远，究为何人造车，殊难确定，倒不如归功于古圣人，来得最妥当。大约有路即有车，故最初的车，称之为路，后来路改为辂，专称天子的车了。

最初乘车，只立而不坐，这因为上古无凳椅之设，人皆席地而坐，乘车便不坐而立。如宋程大昌《演繁露》云：

古者乘车，皆立不坐。车前横木曰轼，在车遇所敬，则俯身以手按轼。武王式箕子间，盖如此其式也。惟安车乃始坐乘，杜延年赐安车驷马，颜师古曰：「安车，坐乘车是也。」

按：安车之制，始于周时，为王后所坐之车，盖《礼记·曲礼》有“妇人不立乘”之说，故古者妇人独得坐乘。惟《曲礼》又云：“大夫致事乘安车。”则男子年老，似也可以坐乘的。不过坐乘仍无凳椅，就坐在车箱中而已。其后至汉则安车渐为盛行，坐亦不分为妇人与男子了，如《晋书·舆服志》云：

车坐乘者谓之安车，倚乘者谓之立车，亦谓之高车。按：《周礼》惟王后有安车也，王亦无之。自汉已来，制乘舆乃有之。有青立车青安车，赤立车赤安车，黄立车黄安车，白立车白安车，黑立车黑安车，合十乘名为五时车，俗谓之五帝车。

这专指天子所乘的安车，其余职官当然也另有安车的。

至古时驾车，最早用牛，渐后惟贵者用马，普通亦多用牛，如《演繁露》所云：

汉初马少，故曰「自天子不能具醇駟，将相或乘牛车」。言惟天子之车，然后有马，然亦不能纯其一色，至将相则时或驾牛也。自吴楚诛后，诸侯惟是食租衣税，无有横入，故贫者或乘牛车。则此之以牛而驾，自缘贫窶，无资可具，非有禁约也。至晋驾车，遂改用牛。王导驾短辕犊车，犊，牛犊也。王济之八百里驳，驳亦牛也，言其色驳，而行速日可八百也。石崇之牛疾奔，人不能追，此其所以宝之也。《南史》吴兴太守之官，背杀犊下牛以祭项羽，知驾车用牛也。岂通晋之制，皆不得驾马也耶？予于是考案上古驾车，则皆驾牛，无用马者。故《易》曰「服牛乘马」也。又曰：「皖彼牵牛，不以服箱。」则牛服之谓也。

但牛车也并非贱者之车，后亦转以贵，而且尊卑皆乘，如《晋书·舆服志》云：

画轮车驾牛，以彩漆画轮轂，故名曰画轮车。古之贵者不乘牛车，汉武帝推恩之末，诸侯寡弱贫者，至乘牛车。其后稍见贵之，自灵献已来，天子至士，遂以为常乘。

此无怪至晋时虽为将相，亦乘牛车，程氏似亦不必因此而有任何疑问的。但牛车至宋以后，始渐废置，其本驾牛的，亦多改为马，如《宋史·舆服志》云：“画轮车驾以车，今驾以二小马。明远车古四望车也，驾以牛，太祖乾德元年改仍旧四马赤质。”但载辎重的，当然还驾之以牛，然亦嫌其行缓而不适用，如宋邵博《闻见后录》载沈括对仁宗云：

车战之利，见于历世。五御折旋，利于轻速。今之民间辎车，重大椎朴，以牛挽之，日不能行三十里。少蒙雨雪，则跬步不进，故俗谓之太平车，或可施于无事之日，恐兵间不可用耳。

可知牛车已渐被淘汰，只用于乡间载物之用而已。

车除驾牛马以外，亦有用人挽的，至今犹然。按：此古谓之輶，《宋书·礼志》云：

輶车，《周礼》王后五路之卑者也。后官中从容所乘，非王车也。汉制乘輶御之，或使人挽，或驾果下马，汉成帝欲与班婕妤同輶是也。后汉阴就外戚骄贵亦輶，井丹讥之曰：「昔桀乘人车，岂此邪？」然则輶夏后氏末代所造也。井丹讥阴就乘人，而不云僭上，岂贵臣亦得乘之乎？

可知最早似始于夏末，然在汉时或人或马，犹未一律。其后则专用人，实为后世轿舆的由来，说详下节，兹不赘。至于像现在所乘的人力车，俗称东洋车，实传自日本，《上海研究资料》曾云：“第一次上海有人力车，是在一八七四年三月二十四日，由法商米拉（Menard）由日本输入，得法公董局允许核发照会。”清黄协埙《淞南梦影录》则云英国人，恐传闻之误。他说：

上海之有车，始于同治初年。初惟江北人推独轮小车，沿途揽载货物，兼可坐人。嗣于辛未壬申间（按：为同治十一年），有英人某，购东洋车数十乘，在租界中载客往来，而江北车遂无人肯坐矣。马车者，始惟欧洲巨贵得以用之，中人之可赁以游行者，迄今不及十数稔。从前尚有脚踏车，虽行路如飞，而草软沙平，尚虞倾跌，一遇瓦砾在途，则不能行走矣。近因不便，其制遂废。

按：今惟马车渐废，而脚踏车却极风行。黄氏作此书于光绪九年，大约其时又一度衰落罢！至于独轮小车，宋时已有之。其制如明宋应星《天工开物》云：

北方独辕车，人推其后，驴曳其前。行人不耐骑坐者，则雇觅之，鞠席其上，以蔽风日。人必两傍对坐，否则敝倒。其南方独轮推车，则一人之力是视，容载二石，遇坎即止，最远者止达百里而已。

其形制与今日仍相同的。此外今日在上海最盛行者为汽车与电车,《淞南梦影录》中还未说及,可知传入我国犹在其后。《上海研究资料》中对此记载颇明,兹引录如下:

第一次汽车到上海在一九〇一年,共二辆,由匈牙利人李恩时(Leinz)输入。工部局捐务处不知汽车应归入何种车辆,姑列为马车之一,从轻征税。第一次公共租界有轨电车通车于一九〇八年三月五日,无轨电车通车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,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,双层公共汽车行驶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。第一次法租界有轨电车通车于一九〇八年二月,无轨电车通车于一九二六年八月一日,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。第一次南市有轨电车通车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,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十日。第一次闸北公共汽车通车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。

按：汽车为一八八六年德国人狄摩来耳（现译为戴姆勒）（Herr Gottlieb Daimler）所创造，则传入我国，距发明时期不过五年而已。

此外又有一种三轮车，为战（第二次世界大战）后上海最盛行的新车。初以人力车配合脚踏车，故由双轮变为三轮，后由上海三轮车公司加以改良，遂制成为三轮车。按：宋路振《九国志》云：“林知元所居有茂林修竹，为山石之娱，尝驾三轮车，命僮牵之，随意所止玩赏。”则五代时实亦有过，只是用僮牵引并非脚踏而已。

至于火车，我们在道路节中已说过铁路，这里不再复述。回头再说古时还有两种特殊的车，在现在似已失传，倒值得在这里补述的。一为指南车，据晋崔豹《古今注》云：“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蚩尤作大雾，兵士皆迷，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，遂擒蚩尤。”这恐怕是神话，不足置信。《宋书·礼志》对此颇有考证，兹摘录如下：

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，以送荒外远使，地域平漫，迷于东西，造立此车，使常知南北。《鬼谷子》云：「郑人取玉，必载司南，为其不惑也。」至于秦汉，其制无闻。后汉张衡始复创造。汉末丧乱，其器不存。魏高堂隆秦朗皆博闻之士，争论于朝，云无指南车，记者虚说。明帝青龙中，令博士马钧更造之，而车成。晋乱复亡，石虎使解飞，姚兴使令狐生又造焉。安帝义熙十三年，宋武帝平长安，始得此车。其制如鼓车，设木人于车上，举手指南，车虽回转，所指不移。大驾卤簿，最先启行。此车戎狄所制，机数不精，虽曰指南，多不审正。回曲步骤，犹须人功正之。范阳人祖冲之有巧思，常谓宜更构造。宋顺帝升明末，齐王为相，命造之焉。车成，使抚军丹阳尹王僧虔，御史中丞刘休试之，其制甚精，百屈千回，未尝移变。

据此则指南车为周公所发明，其后时失时造，至元其制犹存。明王圻《三才图会》云：“指南车琢玉为人形，手常指南，足底通圆窍，作施转轴踏于蚩尤之上。延祐中，获睹于姚牧庵承旨处，玉色微黄，赤绀古色。”按：延祐为元仁宗年号，是王氏未必亲见，但据前人之书传抄而已。另一为记里车，仍据《宋书·礼志》云：

记里车未详所由来，亦高祖定三秦时所获。制如指南，其上有鼓，车行一里，木人辄击一槌。大驾卤簿，以次指南。

此车精巧实较指南车为尤过之，惜今似未闻有人再仿造的。

一六
輿
轿

居住交通

Sedan chairs

輿、駕籠

轿实由古时輦輿转变而来。盖古车多驾牛马，輦则用人挽的；輿本为车底，即车的上一部分，下加以轮，乃谓之车。其后只用輿的部分，由人肩荷而行，即谓之轿。然古时统称为輿，称轿殊少，故《说文解字》《释名》，皆没有轿字，仅《汉书·严助传》有“輿轿而逾领”之语。而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，则有“陆行载车，水行载舟，泥行蹈毳，山行即桥”之说，集解引徐广曰：“桥一作橦，直輶车也。”按：輶即车杠，在轿即为轿杠，既云直輶，实即如今的轿无异，所以明张自烈《正字通》云：“桥即轿也，盖今之肩輿，谓其平如桥也。”疑《汉书》亦作桥字，而由后人擅改的，否则《说文》何以不载呢？更可得一确证的，即宋林洪《山家清事》云：

夏禹山行乘桥，汉南粤王輿桥过岭，颜师古北人，固不知南人乘轿渡岭，而洪景卢亦谓山行之车，车只宜平地，孰若今轿为便，桥即轿，固无疑矣。

輿轿正作輿桥，盖古时北方有车无轿，南方则已有之，故其字未制，乃谐声而作桥字。后世虽渐有轿，然仍多以輿为称，盖皆为陆行乘具，且其形制仅少转轮，余多相似，所以也不用另称为轿罢！因此其字虽著于《玉篇》，而用之极广者还始于宋时。

现在先从輦说起。輦虽为人挽的车，但后来也将轮去了，与后世的轿无异，如《宋书·礼志》云：

輦车，《周礼》王后五路之卑者也。后宫中从容所乘，非王车也。汉制乘輿御之，或使人挽，或驾果下马，汉成帝欲与班婕妤同輦是也。后汉阴就外戚，骄贵亦輦，井丹讥之曰：「昔桀乘人车，岂此邪？」然则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。井丹讥阴就乘人而不云僭上，岂贵臣亦得乘之乎？未知何代去其轮？傅玄子曰：「夏曰余车，殷曰胡弩，周曰輜车，輜车即輦也。魏晋御小出常乘马，亦多乘輿车，輿车今之小輿。」

这里说明輦的由来很明，而且至南朝宋时早已去了轮了。同时所谓輿车，虽有车名，实亦无车轮的。按：晋陆翊《邺中记》云：“石虎好游猎体壮大，不堪乘马，作猎輦使二十人舁之，如今之步輦。”此即輦之已去轮者，既用人舁，明与后来的轿无异。又如《晋书·桓玄传》云：“玄造大輦容三十人坐，以二百人舁之。”这都是以輦为轿的明证，或者就始于六朝时的。至如同书《陶潜传》云：“刺史王弘要之还州，问其所乘。答云：素有脚疾，向乘篮輿，亦足自反。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舁之。”这篮輿就是后世所谓竹轿，亦称竹輿筍輿。此輿已全作轿解，与车是异义了。按：《史记·张耳传》有云：“上使泄公持节问贯高筴輿前。”注云：“编竹木为輿，亦曰筍輿。”则不知正如后世用人舁的否？否则汉时也已有了。

以上略说由輦輿改变为人舁的轿的大略，然其时犹无轿名。至南宋中兴，始有轿称，如《宋史·輿服志》云：

中兴后，人臣无乘车之制，从祀则以马，常朝则以轿。旧制輿檐有禁，中兴东征西伐，以道路险阻，诏许百官乘轿，王公以下通乘之。其制正方，饰有黄黑二等，凸盖无梁，以篾席为障，左右设牖，前施帘，舁以长竿二，名曰竹轿子，亦曰竹輿。

这轿其实由竹輿改称而已，可知竹輿到那时又称为轿了，所以宋张端义《贵耳集》亦云：

自渡江以前，无今之轿，只是乘马，所以有修帽护尘之服，士皆服衫帽凉衫。思陵在维扬，一时扰乱中遇雨。传旨百官许乘肩輿，因循至此，故制尽泯。今台谏出台亲事官，用凉衫略展登轿，尚存旧制，他无复见之。

于是更可见轿确起于南宋时的。在南宋以前，则统称为輿，明王圻《三才图会》所谓：“古称肩輿腰輿版輿兜子，即今轿也。”唐时又称为“檐”，如《旧唐书·輿服志》云：“开成末，定制宰相王公师保尚书令仆射诸司长官及致仕官疾病，许乘檐，如汉魏载輿步輿之制。”按：檐通担，当读担音，盖肩上负担之意。

到了后来，轿遂为人所熟知，但乘轿却也有许多规定，不能随便乘坐的，一如古的车輿。如《明史·輿服志》云：

洪武六年，令凡车轿禁丹漆，妇女许坐轿，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，景泰四年，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。弘治七年，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，其五府管事，内外镇守守备，及公侯伯都督等不问老少，皆不得乘轿，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，虽上公出必乘马。

可知乘轿只限文职，且在三品以上，庶民则以老疾者为限。但后来当然也有阳奉阴违的，如清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云：

明初虽公侯不得乘轿。万历中四品官以下俱用两人肩輿，稍显者或用四人帷轿，然置棍于后，示不敢也。后至魏忠贤执政，以御史林一翥从輿上责内使，遂严禁焉。崇祯初，给事傅櫬以请，上不允。御史郁成治遂请自御史驄马之外，余不能雇马者用竹小兜，上以其黠责谪之。

惟轿毕竟以人代畜而行，所以到了现在，大都市已经废绝，仍山乡中还有的了。

一七

乘
骑

Carriages

骑乘

古时以马驾车，故昔人以为初不骑马。至六国时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始有乘骑的事，如《礼记·曲礼》“前有车骑”，注云：“古人不骑马，故经典无言骑。今言骑，是周末时礼。”周末即指六国时也。又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亦云：

《春秋左氏传》昭公二十五年：「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。」杜预注曰：「欲与公轻归宋。」刘炫谓：「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，欲共单骑而归，此骑马之渐也。」予按古者服牛乘马，马以驾车，不单骑也。至六国之时，始有单骑，苏秦所谓「车千乘骑万匹」是也。《曲礼》云「前有车骑」者，《礼记》乃汉世书耳，经典并无骑字。

皆云骑马的事，始于周末。但如清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云：

《诗》云：「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。」古者马以驾车，不可言走。曰走，单骑之称。古公之国，邻于戎翟，其习尚有相同者，然则骑射之法，不始于赵武灵王，亦不始于春秋也。

又如毛奇龄《西河文集》云：

人多因《易书诗》无骑字，遂谓古人不骑马，骑字是战国以后之字。然则六经无髭髯字，将谓汉后人始生髭髯乎？今《四子书》中如滕文公之驰马，孟之反之策其马，子华之乘肥马，子路之愿车马等语，历历可证古人之骑马。且夫子曰：「吾犹及有马者，借人乘之。」是人之骑，其来尚矣。又况鞍的勒勒，已造于禹时之奚仲，古人若不单骑，何需此鞍的勒勒为哉？

皆云骑马实自古已然，顾氏疑始自外方，毛氏则直认为我国所自有。惟此种骑马，当时实不盛行，以迄于唐，骑马还认为非法，如《旧唐书·刘子玄传》云：

子玄迁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馆学士，皇太子将释奠国学，有司具仪，从臣衣冠乘马。子玄议：「古大夫以上皆乘车，以马为骈服。魏晋后以牛驾车。江左尚书郎辄轻乘马，则御史劾治；颜延年罢官乘马，出入闾里，世称放诞。此则乘马宜从裘服之明验。今陵庙巡謁，王公册命，士庶亲迎则盛服冠履乘辂车；他事无车，则贵贱通乘马。比法驾所幸，侍臣皆马上朝服。且冠履惟可配车，故博带褒衣，革履高冠，是车中服。袜而蹬，跣而鞍，非惟不师于古，亦自取惊流俗，马逸人颠，受嗤行路。」太子从之，著为定令。

是当时虽贵贱通乘马，然刘氏认为不师于古，非改革不可。由此可知骑马至唐，实很盛行，不若古时的稀有了。按：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有云：“王公车路藏于太仆，受制行册命巡陵昏葬则给之，余皆以骑代车。”可知唐时本以骑为常，车则非大礼是不用的。又《通典》云：“玄宗以辇不中礼，废而不用。开元十一年冬，祀南郊，乘辂而往，礼毕骑还，自是行幸郊祀皆骑于仪仗之内，其五辂腰舆陈于卤簿而已。”可知后来即大礼也用骑了，车仅具为一种形式上的装饰品。至宋时则文武百官均一律乘马，自南渡后方改乘轿，如宋赵彦卫《云麓漫抄》云：

故事百官入朝并乘马。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，以雪滑，特许暂乘车轿，不得入宫门，候路通依常。自渡江后方乘轿，迄今不改。

以后至于明清，武职还以骑马为常事，直到现在，还是如此。

一八

舟楫

居住交通

Boats and ships

舟楫

舟，现在皆称为船，经书中多称舟，字本象形。《释名》以为：“舟言周流也；船循也，循水而行也。”其字义实无分别。汉扬雄《方言》则谓：“舟，自关而西谓之船，自关而东或谓之舟，或谓之航。”是称舟称船，乃方言的不同。大抵汉以前多称为舟，汉以后始于称舟之外又称为船。至《越绝书》云“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”，则以《越绝书》作者为汉人袁康，恐未足信。

舟为何人所创始，那说法真是多极了。《山海经》以为“鲧生禹号，禹号生淫梁，淫梁生番禺，是始为舟”，墨子以为“工倕作舟”，《吕氏春秋》以为“虞姁作舟”，汉刘向《世本》以为“黄帝臣共鼓货狄剡木为舟”，晋束皙《发蒙记》以为“伯益作舟”，宋刘恕《通鉴外纪》又以为“黄帝命共鼓化狐剡木为舟”，那化狐一定又是货狄的讹书了。这些究竟谁是谁非，我们当然不能确定，倒不如像《易系解》所说“剡木为舟，剡木为楫。盖取诸涣”来得直截了当，舟楫是从剡木和剡木而来的，它的意义取之于涣卦，有散难释险之意，这样也就够了，定何必

要找一个首创人呢！

同样是舟是船，它的种类也就不少，因此就有各种各样的名称，兹择其习闻的，并船上各部分的名称，如《方言》所云：（非今所常称者不录）

舟，自关而西谓之船，自关而东或谓之舟，或谓之航；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，小舸谓之舠，舠小谓之艇。楫谓之桡，或谓之櫂。所以隐櫂谓之桡（即桨），所以悬櫂谓之楫，所以刺船谓之篙（即篙），维之谓之鼎。首谓之閤间，或谓之艖艗，后曰舳，舳制水也。

又如《释名》云：

船其尾曰拖（即舵），拖拖也，后见拖曳也，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。在旁曰槽，槽脊也，用脊力然后舟行也。引舟者曰筏，筏作也，作起也，起舟使动行也。在旁拨水曰櫂，櫂濯也，濯于水中也，且言使舟櫂进也，又谓之札，形似札也。又谓之楫，楫捷也，拨水使舟捷疾也。所用斥旁岸曰交，一人前，一人还，相交错也。帆，泛也，随风张幔曰帆，使舟疾泛泛然也。狭而长曰艨冲，以冲突敌船也。上下重床曰舰，四方施板以御矢石，其内如牢槛也。五百斛以上还有上屋曰斥候，以视敌进退也。三百斛曰舸，舸貂也，貂短也，江南取名短而广，安不倾危者也。二百斛以下曰艇，其形径挺一人，一人所行也。

观此两节文字，可以知船一斑了。惟现在还有称舫的，如画舫之类。按：舫古以为两船相并，或云编竹木的筏，见《尔雅注》。又称海船为舶，那是后有的字，《广韵》以为“海中大船”，《集韵》以为“蛮夷泛海舟曰舶”，是舶乃译音新造的字，非我国所原有。

中国古代的船，皆用木制。其著名者，如王濬的楼船，隋炀帝的龙舟，皆为古今所羡称的。楼船如《晋书·王濬传》云：

武帝谋伐吴，诏濬修舟舰。濬乃作大船连舫，方百二十步，受二千余人。以木为城，起楼橹，开四出门，其上皆得驰马来往。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，以惧江神。舟楫之盛，自古未有。濬造船于蜀，其木杭蔽江而下。

一船可容两千人，而且船上可以驰马，那真和现在大兵舰相差不多。但宋邵博《闻见后录》却不信以为真，他说：“古八尺为步，一百二十步为九十六丈。江山无今昔之异，今蜀江曲折，山峡不一，虽盛夏水暴至，亦岂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？及冬江浅，势若可涉，寻常之船，一经滩碛，尚累日不能进，而王濬以咸宁五年十一月，自益州浮江而下，决不可信。”这话也有其理由，不过王氏所造，总比其他来得硕伟罢！至于隋炀帝的龙舟，那不但是硕伟，而且是富丽，即如现在外国的头等邮船，恐怕也不过如此罢！如唐杜宝《大业杂记》云：

炀帝幸江都，次洛口，御龙舟。舟高四十五尺，阔五十尺，长二百尺，四重。上一重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，周以轩廊。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，皆饰以丹粉，妆以金碧珠翠，雕刻奇丽，缀以流苏羽葆，朱丝网络。下一重长秋内侍又乘舟水手。以素丝大绦绳六条，两岸引进，其引船人并名殿脚，一千八十人，并著杂锦彩妆袄子行缠鞋袜等。每绳一条百八十人，分为三番，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。其人并取江淮以南少壮者为之。

至于自皇后以下所乘的舟前后相接，竟长至二百余里，古今中外，可谓殆无其匹，兹亦引前书所记如下：

皇后御次水殿名「翔螭舟」，其殿脚有九百人。又有小水殿九，名「浮景舟」，并三重朱丝网络。已下殿脚为两番一艘，一番一百人，诸妃嫔所乘。又有大朱航三十六，名「漾彩船」，并两重加网络，贵人美人所乘，及夫人所乘，每一艘一番，殿脚百人。又有「朱鸟航」二十四艘，「苍螭航」二十四艘，「白虎航」二十四艘，「玄武航」二十四艘，并两重，架船人名为船脚，为两番一艘，一番六十人。又有「飞羽舫」六十艘，一重，一艘一番四十人。又有「青凫舸」十艘，「凌波舸」十艘，官人习水者乘之。往来供奉及船脚四万余人。有「五楼船」五十二艘，诸王公主及三品以上坐，给黄衣夫艘别四十人。「三楼船」一百二十艘，四品官人及四道场玄坛僧尼道士坐，给黄衣夫船别三十人。又有「二楼船」二百五十艘，五品以上及诸国番官乘，黄衣夫舟别二十五人。「板榻」二百艘，载羽仪服饰百官供奉之物，黄衣夫船别二十人。「黄蔑舫」二千艘，六品以下九品以上从官，并及五品以上家口坐，并船引给黄衣夫十五人。以上黄衣夫四万余人。又有「平乘」五百艘，「青龙」五百艘，「艨艟」五百艘，「八櫂舸」二百艘，「舳舻舸」二百艘，并十二卫兵所乘，并载兵器帐幕，兵士自乘不给夫。发洛口部五十日乃尽。舳舻相继二百余里。骑兵翊两岸二十余万。每行次诸部界五百里之内，竞造食献，多者一舟百舁。于时天下丰乐，虽此差科，未足为苦。文武百司并从，别有步骑十余万，夹两岸翊舟而行。

此种盛况，后世殆未再闻。至宋时则有龙船之戏，亦后代所稀有，并附于后，以见古时对于船的种种盛况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云：

驾先幸池之临水殿，锡宴群臣。水戏呈毕，又有小龙船二十只，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，各设旗鼓铜锣。船头有一军人校舞旗招引，乃虎翼指挥兵级也。又有虎头船十只，上有一锦衣人，执小旗立船头上。余皆著青短衣，长顶头巾，齐舞擢乃百姓卸在行人也。又有「飞鱼船」二只，彩画间金，最为精巧。上有杂彩戏衫五十余人，间列杂色小旗绯伞，左右招舞，鸣小锣鼓铙铎之类。又有「鳅鱼船」二只，止容一人撑划，乃独木为之也。诸小船竞诣奥屋，牵拽「大龙船」出诣水殿，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，迎导于前。其虎头形船以绳牵引龙舟。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，阔三四丈，头尾鳞鬣，皆雕镂金饰，檣板皆退光。两边列十阁子，充阁分歇泊。中设御座，龙水屏风。檣板到底深数尺，底上密排铁铸大艮样如桌面大者，压重庶不欹侧也。上有层楼，台观檻曲，安设御座。龙头上人舞旗。左右水棚排列六桨。宛若飞腾，至水殿，舣之一边。水殿前至仙桥，预以红旗插于水中，标识地分远近。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，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，布在其后，如两阵之势。须臾，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，龙船各鸣锣鼓出阵，划擢旋转，共为圆阵谓

之旋罗。水殿前又以旗招之，其船分而为二。各圆阵，谓之海眼。又以旗招之，两队船相交互，谓之交头。又以旗招之，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，面对水殿，排成行列，则有小舟一军校，执一竿，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，谓之标竿，插在近殿水中。又见旗招之，则两行舟鸣鼓并进，捷者得标，则山呼拜舞。并虎头船之类，各三次争标而止。其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。

这好像现代的兵舰演习，不过具体而微罢了。此外江中渡船今多称为“满江红”的，却也有个来历。明董穀《碧里杂存》云：

我太祖居和阳时，欲图集庆，遂与徐公达间行买舟，以覘江南虚实，至江口，适值岁除，呼舟人无肯应者。有贫叟夫妇二人，舟尤小，欣然纳之曰：「天晚矣，明日早渡。」且进鸡酒具黍，情甚厚。厥明发舟，老叟举櫂，口中打号子曰：「圣天子六龙护驾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」圣祖元旦得此吉语，喜甚，与中山蹶足相庆。登极后访得之，无子，官其侄，并封其舟而朱之，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谓之满江红云。

可知始于明初的，其事可信无疑，盖明太祖为人，往往很重视他微时的细节。

以上所说，都是过去的木船。至于现今，则轮船是尚。按：以轮为船，我国古时亦曾有过，如《南史·祖冲之传》云：“冲之以诸葛亮有木牛流马，乃造一器，不因风水，施机自运，不劳人力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，日行百余里。”又如《宋史·岳飞传》云：“杨么负固不服，方浮舟湖中，以轮激水，其行如飞。”又如《元史·阿朮传》云：“宋裨将张顺张贵装军衣百船，自上流入襄阳。阿朮攻之，顺死，贵仅得入城，俄乘轮船顺流东走。”可是其法不传，使后人无以明其真相。今之轮船，最初又称为火轮或汽船，盖纯用蒸汽机而行动的，为美国人富尔顿(Robert Fulton)于一八〇七年所创造。其传入我国，当在五口通商之时。《清史稿·交通志》记述颇详，兹摘录如下：

自西人轮船之制兴，有兵轮，有商轮。其始仅往来东西洋各国口岸而已。中国自开埠通商而后，与英吉利订《江宁条约》（即《南京条约》——编者注），而外轮得行驶海上矣；续与订《天津条约》，而外轮得行驶长江矣。同治十一年，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设轮船招商局，是年冬成立，以知府朱其昂主其事，道员盛宣怀佐之。初仅轮船三艘，嗣承领闽沪两厂，购之英国，增至十二艘；迨购入旗昌轮船十八艘，遂与英商太古怡和，并称三公司。招商局轮船航行各埠，悉自沪，驶行长江者曰江轮，驶行海洋者曰海轮，时统名之为大轮。其与大轮并行于内江外海，或驶行大轮所不能达之处，则有小轮。光绪初，商置小轮之行驶，仅限于通商口岸。至三十年，则小轮公司渐推渐广，滨海之区，轮樯如织，随处可通。

由此可以知我国轮船发达的情形。至如清黄协埙《淞南梦影录》所云：

台州黄紫珊司马素精西学，谓当别创一法，可废煤而用气。西士皆目笑之，弗顾也，灵思默运，惨淡经营，阅数寒暑，遂克告成，名曰混沌。未几驶至采石矶，触礁沉没，因略变其制，就高昌庙制造局更制一船，名曰混初。船身长六丈，吃水五尺余，一下钟可行江面四十里。惟全系木质造成，一遇大海狂涛，时虞掣肘耳。

则不知究用何法制造，惜今不传，否则大可研究一下的。

一九 邮电

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

郵便、電話



各得其所

邮,《说文》所谓“境上传书舍也”,这正如现在的邮局,但范围没有像现在的广。此制周时已有,所以孟子曾说:“德之流行,速于置邮而传命。”置实在也是邮,《风俗通》云:“汉改邮为置,置者,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。”此传有步传马传,《增雅》以为:“马传曰置,步传曰驿。”其实驿如《说文》所说“驿,置骑也”,那也是马传;《广雅》也谓“邮,驿也;置,亦驿也”,实际两者并无分别,大约有马处则用马,无马则用步。后来便以邮驿所止之处称之为驿,《玉海》所谓“邮骑传递之馆在四方者谓之驿”。这种邮驿,历代制度不一,像唐时据《唐六典》云:“驾部郎中掌天下传驿,凡三十里一驿,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九所,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,陆驿八十六所,水陆相兼。”

至于现在邮政,虽源于古之邮传,但规模已大加改革,所以是新兴的交通事业。《清史稿·交通志》中曾云:

昔者车行日不过百里，舟则视风势水流为迟疾，廷寄军书，驿人介马，踈尽日夕，行不过六七百里已耳。今则京汉之车，津沪之舟，计程各二三千而遥，不出三日，邮之附舟车以达者如之。

可知今之邮政与昔之邮传，相去得很远了。此种邮政的开办，《交通志》述之綦详，兹节录如下：

海国大通以来，异域侨民，恒自设信局。光绪二年，总税务司英人赫德，建议创办邮政。四年，始设送信官局于北京、天津、烟台、牛庄、上海，以赫德主其事。九江镇江亦继设局，是为中国试办邮政之始。十六年，命通商口岸推广举办。二十二年，正式成立官邮政局，自是遍通全国，上下交受其利。其邮局则总局、副总局、分局、支局、代办处，总计六千二百又一。其邮路里数则邮差邮路、民船邮路、轮船邮路、火车邮路，总计三十八万一千里，每面积百里，通邮线路七里又四九，此据宣统三年统计也。

是中国之有正式邮局，始于一八九六年，距现在不过五十年罢了。至于未成立以前，像上海一区，早由外人设立书信馆以传递信件，如《上海研究资料》所云：

上海书信馆创办于一八六五年八月一日，系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专理本地信件递送事务，同时发行邮票及明信片等物。总馆在现今的四川路，分馆在城内大东门大街。信箱分设租界内各地，最盛时计共二十三处；并于福州、厦门、汕头等地设有代办所。一八九六年中国正式邮局成立，该馆即于翌年十月三十一日结束，移交中国邮局办理。总计书信馆发行的邮票不下一百八十余种，明信片亦有十余种，概在英国印刷。

按：当时邮资平信为四十文，明信片为二十文，我国邮局正式成立后，每信亦取银四分云。

同样与邮递更速为通信工具的电报，却较早于邮局成立的前十五年。据《清史稿·交通志》云：

电报之法，自英吉利人初设于其国都，推及于印度，再及于上海。先是同治间，英使阿礼图，请设电线于中国境内力拒之，乃已。九年，其使臣威妥玛复申前议，易陆线为水线，自广州经闽浙以达上海，争之数月，卒如所请。嗣是香港海线循广州达天津，陆线达九龙；而丹国陆线亦由吴淞至沪上，駉駉有阑入内地之势。天津道盛宣怀言于直隶总督李鸿章，宜仿轮船招商之例，釀集商股，速设津沪陆线，以通南北两洋之邮，遏外线潜侵之患，并设电报学堂育人材，备任使。鸿章颺之，明年疏言报可，逾年工竣，以宣怀董其事，时光绪七年也。自时厥后，各省咸知电报之利，或本无而创设，或已有而引伸。其尤要之区，则陆线水线兼营，正线支线并设，纵横全国，经纬相维，直苏粤桂滇鲁鄂诸省，设局多至二十余所，余省亦十余局或数局有差。三十四年，邮传设部已二年，将以全国电局为实行部辖之计，邮传部尚书陈璧疏言收回商股，奏入允行，此后即全归国有矣。

按：电报机创作的人虽很多，但现今所使用的，则为美国人模斯（现译为莫尔斯——编者注）（Samuel Finley Breese Morse）于一八四四年所首创成功的。所以距我国的设置为一八八一年，已有三十多年了。至于无线电报的设置，《交通志》中未见载及，据《上海研究资料》，则“第一架无线电报机安设于一九〇八年，是年吴淞至崇明岛的海底电线既有毁损，江苏省当局乃以官款组织淞崇无线电报局经营之”。又云：“第一架外人无线电报机亦安设于一九〇八年，上海汇中旅馆所置。当时舆论沸腾，谓其侵害主权，遂由邮传部向英公使交涉，结果于一九〇九年由政府收买，拨归上海电报局管理。”

其次与电报有同样效用则为电话，初名德律风，盖译西文 Telephone 的原音。最早先设于上海，后始普及于各埠。据《上海研究资料》云：“第一次经营电话者，为大北电报公司在一八八一年。”惟黄协坝《淞南梦影录》则云在壬午（1882）季夏，他说：

上海之有德律风，始于壬午季夏。其法沿途竖立木杆，上系铅线二条，与电报无异；惟其中机括，则迥不相同。传递之法，不用字母拼制，只须向线端传语，无异一室晤言。据云十二点钟内，可传遍地球五大洲，盖藉电通流，故能迅速若此也。其初有英人皮晓浦，在租界试行，分设南北二局，南在十六铺，北在正丰街。如欲邀人对谈，只费青蚨如同鸳鸯之数。嗣以经费不敷，不久遂废。癸未春，经天主教司铎能慕谷重设，由徐家汇达英法两界各洋行，以便预报风雨消息。闻此法由欧人名德律风者所创，故即以其名名之云。

此述上海设电话之情形颇详，当较可信。《资料》所云当是最初的尝试，还未向外普及的。至云电话为德律风所创，乃黄氏传闻之误，实为英国人柏尔（现译贝尔——编者注）（Alexander Graham Bell）于一八七六年所发明的，所以距我国的装置，不过五六年而已。至中国当局正式令各地装置电话，以挽利权的，则为光绪二十五年，盛宣怀所奏行，《清史稿·交通志》云：

电话初曰德律风，二十五年宣怀疏言：「德律风创自欧美，入手而能用，著耳而得声，坐一室而可对百朋，隔颜色而可亲譬欬，此亘古未有之便宜，故创行未三十年，遍于各国。其始止达数十里，现已可通数千里。新机既辟，不可禁遏。中国之有德律风也，自英人设于上海租界始，近年各处通商口岸，洋人纷纷谋设。电报公司竭力坚拒，但恐各国使臣将赴总理衙门要求，又滋口舌，一经应允，为患甚巨。现在官报恐难筹措，臣与电报各商董再四熟筹，惟有劝集华商资本，自办德律风，与电报相辅而行。自通商各口岸次第开办，再以次及于省会各郡县，庶可杜彼族覬覦之谋，保全电报已成之局。」报可，自是京师、天津、上海、奉天、福州、广州、江宁、汉口、长沙皆设之。

二〇

航空

Aviation

航空

居住交通

时至现今，交通事业除水陆外，尤注重于航空。考世界之有航空事业，实为近四十年间的事。其初发明的为飞艇，后则乃有飞机。而飞艇飞机发明的原理，实如我国古时的颺灯与纸鸢，所以我国虽未发明航空机器，而航空思想，实在早已有之的。如近人厉汝燕《世界航空之进化》云：

十八世纪间世人之视航空事业，犹如梦想耳。今日以军事论，为陆海军之耳目；以交通论为将来缩地之利品。人谓航空机器，不过近年发明之异器，吾以为否也，盖航空思想，存诸人类脑筋中，已非一日矣。我国古有之孔明灯，俗名颺灯者，即为今日气艇之鼻祖；世传之纸鸢，又名风筝者，即为今日飞机之先导。当此二物初发明之时，在发明者未尝不存一游空中之念也。欧美诸国，文化极迟，初无此种思想；迨后文化渐开，创航空之说者，亦不乏人，十六世纪间，意大利发明家某，以禽羽制成大翼而翔空，又意大利人立那多创制真空球，以资上升。二者虽皆经实试而未果，然其航空之欲望，已可见一斑。至十七世纪，科学渐次进步，思想亦渐次发达，有仿我国之孔明灯而研究改良者，有按风筝之理而制造羽翼以资翔空者，各创一说，不胜枚举。当时最得有成绩者，为法之孟的哥尔发（现译为蒙哥尔费——编者注）氏之热气球（即为我我国颺灯之大者），德之米温氏之飞行器，按风筝学理，而计算空气之浮力焉。

据此则今日的航空事业,实皆渊源于我国颺灯与纸鸢的原理。按:颺灯创始不详,宋范成大《上元纪吴下节物诗》有云“掷烛腾空稳”,自注“小球灯时掷空中”。当与颺灯相似。至纸鸢造作甚古,宋高承《事物记原》以为“韩侯为陈豨造量未央宫之远近”,是汉时已有了的。按:飞艇虽早有制造,但以一九〇八年德国人齐伯林(Count Ferdinand von Zeppelin)所造为最成功。飞机也有许多人实验,但都没有具体的成功,直到一九〇〇年,美国来德(现译为莱特——编者注)兄弟(Wilbur and Orville Wright)所造的飞机,才算真正的成功了。

至于我国的有航空事业,实始于清末,至今不过三十余年的事。其由来情形,近人叶恭绰氏《五十年来中国之交通·航空篇》曾云:

我国航空事业,实始于一九一一年,是时仅有法国沙麦式双翼飞机一架,在南苑设一飞机试飞工场,以资演习。一九一三年添购奥国爱特立克式双翼飞机二架,嗣后参谋部又向法国订购高德隆单翼式飞机十二架,乃改工场为航空学校,招生

教练，造就飞行人员，以为将来办理航空事业之用，前后毕业者将及百人。自是以降，政府渐知领空权之不可失，且知航空与军事交通有重要之关系，颇有大加扩充之意，遂于八年订购商用维克式飞机百五十架，特设航空事务处，以丁锦为处长。并改航空学校为航空教练所，而统属于参谋部。当是时，交通部亦设一航空事宜筹备处，而以丁士源为处长，购备大号飞机六架。两处事权不一，时有争议，迨直皖战后，始将交通部所设筹备处撤销，而归并于事务处，且改隶于国务院焉。厥后又改航空事务处为航空事务署，编定官制，规模益宏。可惜经费不足，未能开办海陆军飞行，遂拟先从商务飞行入手。而商务飞行，又拟先从京沪航线入手，乃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，在航空署内设一筹办京沪航空委员会，分经画执行两组，以专责任而策进行。本线横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，计长二千五百四十二里，设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徐州、南京、上海六航站，又于马厂、大汶口、南沙河、任桥、板桥、镇江、苏州七处各设一备用飞机场。关于各场站建筑工程，自是岁十二月二十八日起，以次开办，至一九二一年五六月间，北京至济南各场站先后告成，乃决于七月一日先办京济飞航。是日所用飞机为正鹄号，由英国人培德孙氏任驾驶之责，自午后四时三十分开往济南，次日上午返北京，往来稳速，成绩尚佳，此为我国初次办理航空之大概情形也。

此犹为初十年间的事，到了现在，已突飞猛进，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附
录

付録

Appendix

历代居室车舆制度，正史中所载殊繁，然大抵关于帝王方面。本书所谈均为日常事物，故类此者仅能详其初制如何，此后即不复辑录，阅者鉴之！

一 历代居室制度辑略

上古穴居野处，至后世始有宫室。

《易·系传》：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以待风雨，盖取诸大壮。”《礼记·礼运》：“昔者先王未有宫室，冬则居营窟，夏则居橧巢。后圣人有作，然后修火之利，范金合土，以为台榭宫室牖户。”

尧时虽传有宫室，然极简陋。

《六韬》：“帝尧王天下，宫垣屋室不垚，薨桷椽楹不斫，茅茨偏庭不剪。”《史记》：“尧之有天下也，堂高三尺，采椽不斫，茅茨不剪。”

夏殷宫室之制始备。

《考工记》：“夏后氏之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。五室三四步，四三尺。九阶，四旁两夹窗，白盛。门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。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堂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”注：“世室者宗庙也。修，南北之深也，夏度以步，令堂修十四步。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。五室象五行也，三四步室方也，四三尺以益广也。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，东西七丈。九阶南面三，三面各二。每室四户八窗。白盛，蜃灰也，以蜃灰垩墙。门堂门厕之堂，取数于正堂。令堂如上制，则门堂南北九步二尺，东西十一步四尺。两室与门，各居一分。重屋者，王宫正堂若大寝也。其修七寻，五丈六尺。四阿，若今四柱屋。”

周时宫室制度，更为完备。

《考工记》：“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凡室二筵，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，官中度以寻，野度以步，涂度以轨。庙门容大扃七个，闱门容小扃三个，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，应门二彻三个。内有九室，九嫔居之。外有九室，九卿朝焉。”注：“明堂者，明教之堂。周度以筵。大扃牛鼎之扃，长三尺，每扃为一个，

七个二丈一尺。庙中之门曰闾。小扃彤鼎之扃，长二尺，参个六尺。路门者大寝之门。乘车广六尺六寸，五个三丈三尺，言不容者，则此门半之丈六尺五寸。正门谓之应门，谓庙门也。二彻之内八尺，三个二丈四尺。”

自天子以至庶人，各有定制。

《礼记·礼器》：“天子之堂九尺，诸侯七尺，大夫五尺，士三尺，天子诸侯台门。”又《内则》：“天子之阁左达五，右达五，公侯伯于房中五，大夫于阁三，士于坵一。”疏：“宫室之制，中央为正室，正室左右为房，房外为序，序外有夹室。天子尊庖厨，故左夹室五阁，右夹室五阁。诸侯卑庖厨，宜稍近，故于房中，惟一房之中而五阁也。大夫卑而无嫌，故亦于夹室而三阁。士卑不得为阁，但于室中为土坵以庾食。五者三牲之肉及鱼腊，三者豕鱼腊也。”又《儒行》：“儒有一亩之宫，环堵之室，箚门圭窬，蓬户瓮牖。”《诗经·七月》：“我稼既同，上入执宫功，昼尔于茅，宵尔索綯，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谷。”注：“宫，邑居之宅也。古者民受五亩之宅，二亩半为庐在田，春夏居之；二亩半为宅在邑，秋冬居之。功，葺治之事也。”《尔雅》：“宫谓之室，室谓之宫。”疏：“古者贵贱所居，皆得称宫，故《礼记》曰：由命士以上，父子皆异宫。又《丧服传》：继夫为其妻前夫之

子筑宫庙。是士庶人皆有官称也；至秦汉以来，乃定为至尊所居之称。”

秦汉至隋，制度未详。唐时虽有规定，然事不遂行。

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：“文宗即位，以四方车服僭奢，下诏王公之居不施重栱藻井。三品堂五间九架，门三间五架。五品堂五间七架，门三间两架。六品七品堂三间五架。庶人四架，而门皆一间两架。常参官施悬鱼对凤瓦兽通栱乳梁。诏下，人多怨者，京兆尹杜惊条易行者为宽限，而事遂不行。”《稽古定制》：“唐制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栱藻井。三品以上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，厦两头，门屋不得过三间五架。五品以上五品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，厦两头，门屋不得过三间两架，仍通作乌门。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，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。非常参官不得造抽心舍，施悬鱼瓦兽乳梁装饰。其祖父舍宅，门荫子孙，虽荫尽听依旧居住。王公以下及庶人第宅，皆不得造楼阁临人家。庶人所造房舍，不得过三间四架，不得辄施装饰。”

宋制亦略如唐。

《宋史·舆服志》：“臣庶室屋制度，宰相以下治事之所曰省曰台曰部曰寺曰监曰院，在外监司州郡曰衙。在外称衙，而在内之公卿大夫士不称者，按：唐制天子所居曰衙，故臣下不得称，后在外藩镇亦僭曰衙，遂为臣下通称。今帝居虽不曰衙，而在内省部寺监之名，则仍唐旧也。然亦在内者为尊者避，在外者远君无嫌欤？私居执政亲王曰府，余官曰宅，庶民曰家。诸道府公门得施戟，若私门则爵位穹显经恩赐者许之。在内官不设，亦避君也。凡公宇栋施瓦兽，门设棂栳，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，不得施拒鹊。六品以上宅舍许作乌头门。父祖舍宅有者，子孙许仍之。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，及五色文采为饰，仍不得四铺飞檐。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。”《稽古定制》：“宋制凡屋舍非邸殿楼阁临街市之处，毋得为四铺，作闹斗八，非品官毋得起门屋，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画栋宇及朱黔漆梁柱窗牖，雕镂柱础。”按：斗八即藻井，亦即今俗所谓天花板也。

明时百官庶民宅舍，均严有规定，其制繁于前代。

《明史·舆服志》：“百官第宅，明初禁官民房屋，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，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。凡官员任满致仕，与见任同。其父祖有官身歿，子孙许居父祖房舍。洪武二十六年定制，官员营造房屋，不许歇山，转角，重

檐重栱，及绘藻井，惟楼居重檐不禁。公侯前厅七间两厦九架，中堂七间九架，后堂七间七架，门三间五架，用金漆及兽面锡环。家庙三间五架，覆以黑板瓦，脊用花样瓦兽，梁栋斗栱檐桷彩绘饰，门窗枋柱金漆饰，廊庑庖库从屋不得过五间七架。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，屋脊用瓦兽，梁栋斗栱檐桷青碧绘饰，门三间五架，绿油兽面锡环，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，屋脊用瓦兽，梁栋檐桷青碧绘饰，门三间三架，黑油锡环。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，梁栋饰以土黄，门一间三架，黑门铁环。品官房舍门窗户牖，不得用丹漆。功臣宅舍之后，留空地十丈，左右皆五丈，不许挪移。军民居止，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，开池塘，以资游眺。三十五年申明禁制，一品三品厅堂各七间，六品至九品厅堂梁栋只用粉青饰之。庶民庐舍，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，不许用斗栱饰彩色。三十五年复申禁飭，不许造九五间数房屋，虽至一二十所，随其物力，但不许过三间。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，庶民房屋架多而间少者，不在禁限。”

清代官民居室制度，大略亦沿前代。此外别定家庙之制。

《清史稿·礼志》：“凡品官家祭，庙立居室东。一至

三品庙五楹，三为堂，左右各一墙限之。北为夹室，南为房庭，两庑，东藏衣物，西藏祭器，庭缭以垣。四品至七品庙三楹，中为堂，左右夹室及房，有庑。八九品庙三楹，中广左右狭，庭无庑，簠藏衣物祭器，陈东西序。堂后四室，奉高曾祖祢，左昭右穆，妣以嫡配，南向。高祖以上亲尽则祧，由昭祧者藏主东夹室，由穆祧者藏主西夹室。迁室祔庙并依昭穆世次。东西序为祔位，伯叔祖父兄弟子姓成人无后者殤者，以版按行辈墨书，男东女西，东西向。牲器之数，一至三品羊一豕一，每案俎二，鉶登各二，笾豆各六。四至七品特豕，案一，俎笾豆各四。八品以下豚肩不特杀，案一，俎笾豆各二。岁祭以四时。庶士家祭，设寢寢堂北，以版隔为四室，奉高曾祖祢，妣配之，位如品仪，南向。服亲成人无后者，顺行辈书纸为祔位，已事焚之，不立版。每四时节，日出主以荐，粢盛二盘，肉食果蔬四器，羹二，饭二。先期致斋荐之前夕，主妇在房治饌，逮明，主人吉服率子弟奉主陈香案，昭东穆西。”

二 历代车輿制度辑略

黄帝始作车，至夏禹始定尊卑之制。

《通鉴外纪》：“黄帝命邑夷法斗之周旋，魁方杓直，以携龙角，作大辂，以行四方，由是车制备，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而天下利矣。”

《通典》：“陶唐氏制彤车，乘白马，则马驾之初也。有虞氏因彤车而制鸾车。夏后氏因鸾车而制钩车，俾车正奚仲建旂旐，尊卑上下，各有等级。殷因钩车而制大辂。”

周制王五路，自孤卿以逮庶人，其乘车各有差。

《周礼·春官》：“王之五路：玉路以祀，金路以宾同姓以封，象路以朝异姓以封，革路以即戎以封四卫，木路以田以封蕃国。王后之五路：重翟、厌翟、安车、翟车、辇车。王之丧车五乘：木车、素车、藻车、駟车、漆车。服车五乘，孤乘夏篆，卿乘夏纁，大夫乘墨车，士乘栈车，庶人乘役车。”郑锷曰：“贵者乘车，贱者徒行，古之制也。此言服车五乘，上不及三公，下乃及庶人，盖三公非不乘车，坐而论道，不可以服车。言孤卿大夫有爵，虽贵亦当作而行车，乃自孤卿所乘者言之。庶人则指府史胥徒在官者，非在官之庶人，亦徒行耳，胡为掌其车耶！五彩谓之夏，染人所染夏是也。孤之车毂画以五采而篆之。卿车虽五色，则纁而不篆；篆以见其文之著，纁以言其文不足也。孤尊矣，宜别异于卿，卿又宜异于大夫。大

夫乘墨车则挽之，以皮而漆焉，又不及于夏缦之文。大夫又宜异于士，士乘栈车，则不革不漆，又不及于墨车之饰。士又宜异于庶人，故乘役车，为方箱以载任器，又不及于栈车之纯素。尊卑之分，上下之等，皆即乘车见之。”

秦时旧制多亡，帝乘金根车。

《通典》：“秦平九国，荡灭典籍，旧制多亡。因桑根车用金为饰，谓金根车，而为帝轸。黑旗皂旂，以从水德；复法水数，驾马以六；以诸侯所乘之车为副。”

汉制，贾人不得乘马车。其末，天子至士，以牛车为常乘。

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：“景帝中元五年，始诏贾人不得乘马车。”《晋书·舆服志》：“古之贵者不乘牛车。汉武帝推恩之末，诸侯寡弱贫者至乘牛车。其后稍见贵之，自灵献以来，天子至士，遂以为常乘。”

汉时君臣或乘辇车，使人挽之。

《宋书·礼志》：“辇车，《周礼》王后五路之卑者也。后宫中从容所乘，非王车也。汉制乘舆御之，或使人挽，或驾果下马，汉成帝欲与班婕妤同辇是也。后汉阴就外戚，骄贵亦辇，井丹讥之曰：昔桀乘人车，岂此邪？然则辇夏后氏末代所造也。井丹讥阴就乘人，而不云僭上，岂贵臣亦得乘之乎？”

汉天子有安车，始可以坐乘。

《晋书·舆服志》：“车坐乘者谓之安车，倚乘者谓之立车，亦谓之高车。按：《周礼》惟王后有安车也，王亦无之。自汉已来，乘舆乃有之，有青赤黄白黑合十乘，名为五时车，俗谓之五帝车。”

魏晋御小出常乘马，亦多乘舆车。舆车盖肩舆也。

《宋书·礼志》：“辇车，《周礼》王后五路之卑者也，非王车也，汉制乘舆御之，未知何代去其轮。《傅玄子》曰夏曰余车。殷曰胡弩，周曰辎车，辎车即辇也。魏晋御小出常乘马，亦多乘舆车，舆车今之小舆。”《南齐书·舆服志》：“《司马法》曰：夏后氏辇曰金车，殷曰胡弩车，周曰辎

车，皆輦也。《汉书·叔孙通传》云：皇帝輦出房。成帝輦过后宫。此朝宴并用也。《輿服志》云：輦车乘人以行，信阳侯阴就见井丹，左右人进輦。是为臣下亦得乘之。江左唯御乘。”又：“輿车一曰小輿，小行幸乘之，形如轺车，人举之。”

齐梁以羊车为贵贱之乘，又名牵车。

《南齐书·輿服志》：“漆画牵车，御及皇太子所乘，即古之羊车也。晋泰始中，中护军羊琇乘羊车，为司隶校尉刘毅所奏。武帝诏曰：羊车虽无制，非素者所服，免官。《卫玠传》云：总角乘羊车，市人聚观。今不驾羊，犹呼牵此车者为羊车云。”《隋书·礼仪志》：“羊车一名輦，其上如轺，小儿衣青布袴褶，五辫髻，数人引之，时名羊车小史。汉氏或以人牵，或驾果下马。梁贵贱通得乘之，名曰牵子。”按：果下马指小马，能行于果树之下也。

梁时輿车甚多，除小輿外，又有肩輿、步輿、载輿等。

《隋书·礼仪志》：“梁天监二年令，州刺史并乘通幃平肩輿，从横施八横，亦得金渡装较。天子至于下贱通乘步輿，方四尺，上施隐膝以及襻举之，无禁限。载輿亦如

之，但不施脚，以其就席便也。优礼者人舆以升殿，司徒谢朓以脚疾优之。”

隋时舆制如辇而小，用人荷之，与后世之轿正同。

《隋书·礼仪志》：“今辇制象轺车，而不施轮，通幃朱络，饰以金玉，用人荷之。舆，汉室制度以雕玉为之，方径六尺。今舆制如辇，而但小耳，宫苑宴私则御之。小舆幃方形，形同幄帐，自阁出升正殿则御之。”

自南朝以来，百官皆乘车，驾或以马以牛，各有等差。

《隋书·礼仪志》：“轺车，案《六韬》一名遥车，盖言遥远四顾之车也。《晋公卿礼秩》云：尚书令轺黑耳后户。今轺车青通幃，驾二马，王侯入学五品朝婚通给之。司隶刺史及县令诏使品第六七，则并驾一马。犍车，按：魏武书赠杨彪七香车二乘，用牛驾之，盖犍车也。今犍车通幃，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并给乘之。三品以上青幃朱里，五品以上绀幃碧里皆白铜装，唯有惨及吊丧者则不张幃而乘铁装车，六品以下不给，任自乘犍车，弗许施幃。”按：幃即车帐也。

唐非大礼不乘车，余以骑代步，后且以骑为常制。

《新唐书·车服志》：“王公车路藏于太仆，受制行册命巡陵昏葬则给之，余皆以骑代车。”《通典》：“高祖太宗大礼则乘辂，高宗不喜乘辂，每有大礼则御辇，至武太后以为常。玄宗以辇不中礼，废而不用。开元十一年冬祀南郊，乘辂而往，礼毕骑还；自是行幸郊祀皆骑于仪仗之内，其五辂腰舆陈于卤簿而已。”

开成末，又定百官乘檐之制，檐亦舆之类也。

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：“文宗开成末，定制宰相王公师保尚书令仆射诸司长官及致仕疾病，许乘檐，如汉魏载舆步舆之制。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，暂乘不得舍驿。”

宋初亦以乘骑为主，惟老疾者得乘肩舆。

《宋史·舆服志》：“肩舆，神宗优待宗室老疾不能骑者，出入听肩舆。熙宁五年，大宗正司请宗室以病肩舆者，踏引笼烛不得过两对。”

中兴以后，始诏许百官乘轿，一改前制。

《宋史·輿服志》：“中兴后，人臣无乘车之制，从祀则以马，常朝则以轿。旧制輿檐有禁，中兴东征西伐，以道路险阻，诏许百官乘轿，王公以下通乘之。其制正方，饰有黄黑二等，凸盖无梁，以篾席为障，左右设牖，前施帘，舁以长竿二，名曰竹轿子，亦曰竹輿。”《文献通考》：“高宗建炎元年，上以维扬道滑艰于乘骑，乃谕辅臣曰：君臣一体，朕不欲使群臣奔走危地，特许乘轿，惟不以入皇城。”

宋时民用车輿，均可假赁，盖如现今有车行轿行也。

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：“士庶家与贵家婚嫁乘檐子，只无脊上，铜凤花朵，左右两军，自有假赁所在；以至从人衫帽衣服从物，俱可赁，不须借假。余命妇王官士庶通乘坐车子，如檐子样制，亦可容六人，前后有小勾栏，底下轴贯两挟朱轮，前出长辕约七八尺，独牛驾之，亦可假赁。”

其他载运之车，大小甚多，至今犹有用之者。

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：“东京般载车，大者曰太平，

上有箱无盖。箱如勾栏而平板壁，前出两木，长二三尺许。驾车人在中间，两手扶捉，鞭绥驾之。前列骡或驴二十余，前后作两行，或牛五七头拽之。车两轮与箱齐，后有两斜拖。夜中间悬一铁铃，行即有声，使远来者车相避。仍于车后系骡驴二头，遇下峻险桥路，以鞭颡之，使倒坐垂车，令缓行也。可载数十石。官中车惟用驴，差小耳。其次有平头车，亦如太平车而小，两轮前出长木作辕，木梢横一木，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。人在一边，以手牵牛鼻绳驾之。酒正店多以此载酒梢桶矣。又有宅眷坐车子，与平头车大抵相似，但椗作盖，及前后有构栏门垂帘。又有独轮车，前后二人把驾，两旁两人扶拐，前有驴拽，谓之串车，以不用耳子转轮也。般载竹木瓦石，但无前辕，止一人或两人推之。此车往往卖糕及糕糜之类人用，不中载物也。平盘两轮，谓之浪子车，惟用人拽。又有载巨石大木，只有短梯盘而无轮，谓之痴车，皆省人力也。”

明时文官坐轿，武官骑马，但亦多有破格坐之者。

《明史·舆服志》：“百官乘车之制，洪武元年，令凡车不得雕饰龙凤，文职官一品至三品用间金饰银螭绣带青幔，四品五品素狮头绣带青幔，六品至九品用青云头青带青幔，轿同车制。庶民车及轿并用黑油齐头平顶皂幔，禁

用云头。六年令凡车轿禁丹漆，五品以上车止用青纁，妇女许坐轿，官民老疾者亦得乘之。弘治七年，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，以四人舁之；其五乘管事，内外镇守守备，及公侯伯都督等，不问老少，皆不得乘轿。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，虽上公出必乘马。万历三年，奏定勋戚及武臣不许用帷轿肩舆，并交床上马。至若破格殊典，则宣德中少保黄淮尝乘肩舆入禁中，嘉靖间严嵩奉诏苑直年及八旬出入得乘肩舆，武臣则郭勋朱希忠特命乘肩舆扈南巡蹕后遂赐常乘焉，皆非制也。”

清制满洲官非大臣不得乘舆，汉官则多乘轿，惟武职亦然。民间不论。

《清史稿·舆服志》：“满洲官惟亲王郡王大学士尚书乘舆，贝勒贝子公都统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舆，其余文武均乘马。汉官三品以上京堂，舆顶用银盖，帟用皂，在京舆夫四人，出京八人。四品以下文职舆夫二人，舆顶用锡。直省督抚舆夫八人。司道以下教职以上舆夫四人。杂职乘马。钦差官三品以上舆夫八人。武职三品仍不得用，武职均乘马。将军提督总兵官年逾七十不能乘马者，奏闻请旨。庶民车，黑油齐头，平顶皂幔，轿同车制，其用云头者禁之。”